

FEB 2 0 1933

國風半月刊



第九號 國民二十一年一月廿四日出版

劉伯明先生紀念號

共和國民之精神	劉先生遺著
論學風	劉先生遺著
悼先夫伯明先生	劉芬資
悼先兄伯明先生	劉經邦
九年後之回憶	梅光迪
憶劉師伯明	胡煥庸
今日救亡所需之新文化運動	胡先驕
學風	劉國鈞
四十二章經跋	湯用彤
劉先生論西洋文化	繆鳳林
教育家之精神修養	張其昀
劉伯明先生逝世紀念日	張其昀
(附錄) 劉伯明先生事略	張其昀

鍾山書局 出版

張其昀 繆鳳林 倪尙達



電話 五九三一三

中央大學前門藥巷口 太平方路三二二號 每半年一元 每年二元

北城總局 南城支局 每册一角

方志月刊

【繼承前中央大學地理雜誌】

中國人地學會編輯

第五卷第三期 十一月一日出版

卷頭語

- 東北之黃渤二海(續)……………張其昀
 - 英國與東三省商業之關係……………沙燦譯
 - 四川萬縣商港誌略……………汪肇修
 - 日本人文地理總說……………張其春譯
 - 最近世界各國形勢序……………向達譯
 - 研究地理學幾條途徑……………胡煥庸
 - 地理學之新觀念(續)……………李玉林譯
 - 北平圖書館收藏與圖目錄……………王庸
 -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譯本地名勘誤……………張其昀
- 每期定價二角 預定全年二元二角
- 定閱處 南京鍾山書局

天時與地理

定價 四角

豪渥斯著 沈思璵譯

(Howarth: Climate and geo graphy)

原書係英國牛津大學出版，專供中小學地理教師之用。書中共三十五節，對於氣候與地理之關係及普通氣象之要素，敘述非常簡明。凡重要溫度與雨量之區域，並有舉例，以資說明。譯者因書中所舉例證，均是英國材料，特於書末加入中國之氣候一篇。我國中小學教科書中關於氣候者，素乏適當之參攷書籍，此書極合現代的需要，凡中小學地理教師尤不可不人手一本。

中國人地學會出版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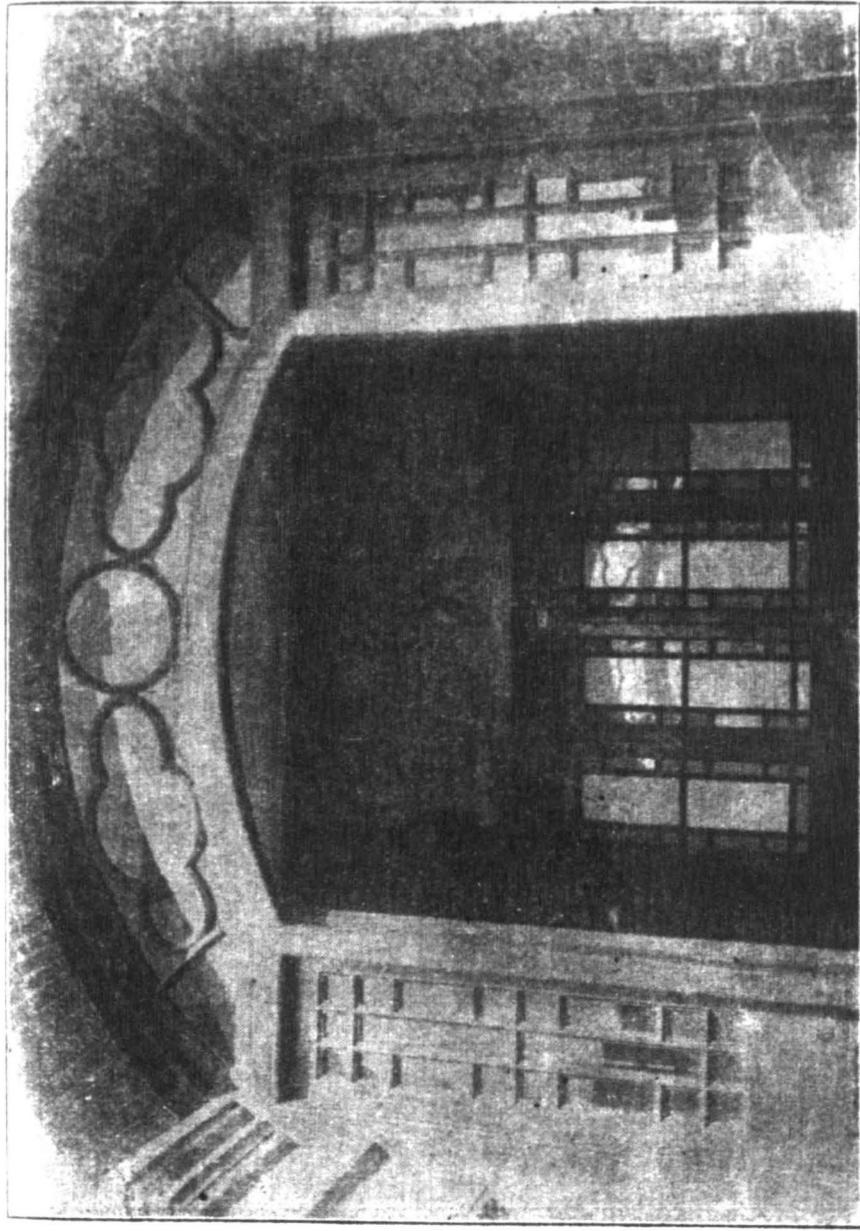
最近世界各國形勢 向達譯

I. Bowman: The New World

此書係美國鮑曼博士著，商務印書館有漢譯本，名為「戰後新世界」，在我國學界久已風行。此次所譯根據最新第四版，經作者重新著述，內容嶄新，非普通修正本之比，所附地圖均係新製，故新譯本與舊譯本，先後聯接，相得益彰。本會現特請向達先生獨力譯出，惟原書卷帙較鉅，現分為上下三冊，上冊已交鍾山書局排印，一俟出版，再行通告。



劉明伯先生遺像
(1887—1923)



中央大學紀念劉先生明伯堂

共和國民之精神

劉伯明先生遺著

國民品性，非自始已然。蓋基於制度。猶埴之受範於埴，雖其間不無主動受動之殊。然二者之能受變化則同。此社會心理學家之言也。願制度易變而品性則以歷時過久不易猝更。此由狃於習慣。通常謂之惰性。故以改造社會自任者。於此應特別致意。否則操之過急。期成於旦暮之間。未有不失敗者也。余非謂世事可任其自進自退。不須智力之制馭。此委心任運之陋習。非余之意也。余謂既知品性原於積習。則取而矯正之。亦須歷長時期之訓練。而此則須有系統之計畫。非有所望於鹵莽滅裂之方法也。

吾國自改建共和以來。僅歷十稔。以視昔之專制時期。不過一與三百之比。十年之間。又因戰禍相尋。教育事業。未遑顧及。於此而望真正共和之產生。猶持豚蹄而祝滿篝。雖三尺童子。亦知其不可也。夫今之所謂德謨克拉西。非僅一種制度之稱號。實表示一種精神也。德謨克拉西之形式。在吾國已略具矣。然求其精神。則渺不可得。茲篇之作。所以示國人以其和精之所在。於今之注意社會改造者。或不無裨益乎。

吾國政治。自古以來。崇尚專制。雖其間有王綱解紐。制裁稍弛之時。然就其大體言之。則恆為專制也。生息於斯制之下者。乏直接參與政事之機會。即有此機會者。亦限於極少數之人。若輩又抱兼善天下之籠統思想。而彼大多數。則不與焉。此最大多數。其中不乏聰明智慧之士。既不能於社會方面發展其才。則退而關修。而主觀之道。德緣之以

起曰正心誠意。曰懲忿窒慾。皆此主觀之道德也。雖此外尙有治國平天下推己及人之語。然治國平天下既嫌空泛。而推己及人。又往往限於五倫之間。以視今之社會精神。其範圍固廣狹之殊也。又有所謂山谷之士。肥遯鳴高。日處閒曠。而以野鶴閒雲自況。此其爲人。超然於公民之外。就政治言。謂之非人可也。夫正心誠意之事。誠吾國人生哲學之特色。其價值無論社會進至若何程度。必不因之稍減。今人之處詐無誠。譎而不正。大可以此藥之。惟余謂正心誠意。必有所附麗。非可憑虛爲之。而從事社會事業。正即正心誠意實施之法。此古代精神。有待於近今思想之彌補者也。至所謂山谷之士。離世異俗。就其自身言之。非不高尙。東西賢哲。自覺不囿於時。不拘於墟。而以己身屬諸萬世。其崇偉之精神。令人起敬。但此限於極少數之人。非所望於人人。更非可視爲教育之目的也。

以上所述。所以示國人闕乏共和精神。蓋共和精神。非他即自動的。對於政治及社會生活。負責任之謂也。數年以來。國人忱於外患之頻仍。及內政之日趨腐敗。一方激於世界之民治新潮。精神爲之舒展。自古相傳之習慣。緣之根本動搖。所謂五四運動。即其爆發之表現。自是以還。新潮漫溢。解放自由之聲。日益喧聒。此項運動。無論其缺點如何。其在歷史上。必爲可紀念之事。則可斷言。蓋積習過深之古國。必經激烈之振盪。而後始能煥然一新。此爲必經之階級。而不可超越者也。在昔法德兩國。亦經同類之變動。今日吾國主新文化者。即法之百科全書派也。今之浪漫思潮。即德之理想主義運動也。其要求自由。而致意於文化之普及。藉促國民之自覺。而推翻壓迫自由之制度。則三者之共同。惟今日之世界。民治潮流。較爲發達。其影響之及於吾國者。亦較深且鉅。斯則同中之不同也。

由是觀之。新文化運動確有不可磨滅之價值。第前之所謂自由。足以盡德謨克拉西之義蘊歟。抑僅爲其初步。此外尙須有所附益歟。自余觀之。自由必與負責任合。而後有真正之民治。僅有自由。謂之放肆。任意。情而行。無中心。以相維相繫。則分崩離析。而羣體迸裂。僅負責任。而無自由。謂之屈服。此軍國民之訓練。非民治也。世界軍國民之教育。當以德意志爲最著。歐戰以前。德國組織。甚稱完密。全國如有機體。然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或如機械。其中諸部。鈎聯銜接。各盡厥職。無一虛設。若論效率。至矣盡矣。蔑以加矣。然其國民之自動應變之能力。僅能唯唯聽命而已。歐戰以後。論者以爲曩昔訓練。或將消滅。然此項訓練。由來已久。德國民族。漸漬於康德等之學說。歷百餘年之久。加以多年之教育。雖欲一旦棄之。勢所不能。且亦不應爾也。蓋民治政治。雖重自由。然其自由。必附以負責之精神。故前之價值。不應任其消滅。特必於舊有者之外。加以自由之新精神耳。

真正之自由。與負責審而觀之。實同物。而異名。惟負責而後有真正之自由。亦惟自由而後可爲真正之負責。今用兩名。特從通常之釋詁耳。遠古以來。或尙自由。或尙裁制。此即似是而非之負責其能兼具之者。當推紀元前五世紀之雅典。爾時雅典市民。約計五萬人。而參與國家事業者。有二萬人之多。其餘或勞力。或勞心。或慷慨輸金。或發抒技藝。凡個人所具之心思才力。靡不貢獻於國家。而其貢獻。又出於自動。當時雅典文化燦然。美備未始。非此自由貢獻之所致也。然此僅得歷數十年之久。其所以泯滅者。則由個人主義。日漸繁衍。馴至各任己意。而羣體渙散矣。自是而後。雅典國家不復存在。雖亞里士多德猶謂人爲政治之動物。Political一語原於希臘文之Polis。譯云城市。所謂人爲政治之動物者。實即人爲市民也。蓋雅典國家乃城市之國家。包舉社會與國家兩義。此與今人政治不同之處也。

然亞氏視政治及社會之生活。僅爲常人生活。哲學家則超然於公民之外。此其所言。實反映當時社會情形。而主觀及超絕之人生哲學。卽由是而日盛也。

是故欲求真正共和之實現。必自恢復前謂自由貢獻之客觀精神。始此項精神。一日闕乏。則共和一日不能實現。專制時代。一國政治。屬之最少數之人。此少數之人。苟爲賢能。則爲國治。其餘則漠不關心。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是已。共和政治。則爲多數之治。人人利害與共。故不應漠然視之。其盛衰隆污。權自我操。前所謂負責之自由。亦惟於此有實施之餘地。其生存於斯制之下者。本互助之精神。共謀進步。一方治人。一方受治於人。不相傾軋。惟理是從。斯乃共和國民之精神也。試先就互助而申論之。夫所謂互助者。與侵略對侵略之人。日思逞其私意。其視他人。僅有工具之價值。以爲增高自己聲勢之階梯而已。而具有互助之精神者。則自處於隱微。或至多從旁指導。俾他人各盡所能。而發揮其異稟。又富於社會同情關懷。地方事業。凡己力之所及者。無不爲之。且各有自身之職業。而此卽其對於社會之最大貢獻。否則寄生於社會。非有效率之公民也。顧其一方雖有職業。而一方於職業之外。盡其爲公民之職責。不敢稍懈。蓋凡求共和之實現者。不惟須犧牲金錢。且須貢獻時間及聰明才力。此皆共和之代價也。由是觀之。共和者。人格之問題。非僅制度之問題也。有自由貢獻之共和人格。則共和制度有所附麗。否則僅憑一二人之倡導。於前而多數漠不關心。必無以善其後也。余前至某地。該處道尹頗以植樹爲重。一時城牆四週。徧植樹木。旣而解職。他往。居民則荷斧而爭斫之。此所謂人存政舉。人亡政息。而世事所以一進一退。必賴有不世出之人才。而後始有一時之

進步者。其故卽在是也。

共和國。民不惟負責而具有自由貢獻之精神。亦須能屏除私見而惟理性之是從。此二者固有密切之關係。然亦可分論之。夫所謂理性者。非僅憑空思考。不顧事實。此抽象之理性。非余之所謂理性也。真正理性見於協商。一方雖有一己之好惡。而一方能參酌其他方面之意見。其心廓然大公。如衡之平。能取各種不同之意見。而折衷之。使歸平允。如是則面而顧到。無黨派之私見。以縈其心。共和國家之有議會。其精神卽應如是。否則黨派傾軋。各逞野心。謂之暴民政治。則可非共和之政治也。斯二者。就形式觀之。其間不可以寸。而自精神言之。則何若霄壤矣。間嘗論之。專制時期。苟有賢者在。上一切設施。出自少數人之威權。則事易舉。卽須協商。亦不困難。若集數百人於一處。此數百人又各懷黨見。此以爲是者。或彼以爲非。而所謂是非。又非有共同之標準。於是意志傾軋。是非殺亂。求其屏除私見。共商國家大事。必不可能也。

由上所述。共和之實現。有待於共和之精神。其理灼然易見。然無共和之制度。則共和之精神。亦無由產生。斯二者相須如是。幾將陷於名學所謂循環之謬論矣。自余觀之。吾國共和。雖不能謂已實現。而教育亦去普及尙遠。然教育中所涵儲。能其足以培養共和精神者。尙未盡量利用。苟充其量而利用之。使今之學校。自小學以迄高等大學。凡其爲教師者。俱有澈底之自覺。了然於教育之。以造人爲目的。非僅授與智識技能。則人性中之儲能。可以變更。俾適應共和之制。近者科學發達。漸知擇種留良之術。養豬養牛者。皆冀擇其良者。使之生殖。吾人似亦可仿此而行。苟取此法而施之於人。則人之種。似亦可日漸改良。特吾之所謂種者。指其精神心理方面而言。非謂其形質也。在昔專制時代。

常以民爲無知之代名詞。故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所謂不可。蓋不能之義。意謂即欲使知之，亦以限於稟賦。不能使知之。證以民者，冥也。之說。其義益爲可信。此其等第人性。雖不無生理上之基礎。然教育未施以前。妄分等級。是以事實上人爲上之。差別爲自然之差別。而維持專制於不敵。非共和教育之本旨也。

(此篇曾載于學術雜誌第十期)

輓劉伯明先生聯

此聯作於劉先生逝世之次晨

吳 宓

以道德入政治、先目的後定方法。不違吾素、允稱端人。幾載縮學校中樞、苦矣當遺大投艱之任。開誠心、布公道、納忠諫、務遠圖。處內外怨毒謗毀所集聚、致抱鬱沈沈入骨之疾。世路多崎嶇、何至厄才若是。固知成仁者必無憾。君獲安樂。搔首叩天道茫茫。痛當前、只留得老母孤孀淒涼對泣。

合學問與事功、有理想並期實行。強爲所難、斯真苦志。平居念天下安危、毅然效東林復社之規。闢謬說、放淫辭、正民彝、固邦本。插中西禮教學術之菁華、以立氓蚩蚩成德之基。大業初發軔、遽爾撒手獨歸。雖云後死者皆有責。我愧疎庸。忍淚對鍾山兀兀。問今後、更何人高標碩望領袖羣賢。

論學風

劉伯明先生遺著

比年以來。吾國學風日趨敗壞。學潮之起。時有所聞。考其原因。(一)由於前之辦學者。濫用權威。事事專斷。繼之者。則放棄權威。僅知迎合學子心理。冀擴張個人之勢力。鞏固一己之地位。而年少無知之學子。日受其蠱惑而不知其用心之可誅。品行之卑劣。以視濫用權威者。不可同日而語。其爲人也。酷肖煽動羣衆之奸雄。苟能博民衆之歡心。雖背棄天良。亦所不惜。此原因之由於學校內部者也。(二)緣於政治未入正軌。致輿情時甚激昂。歐洲大學自十三世紀以來。因宗教政治之壓迫。內部亦時發生變動。停課之舉。亦偶有之。吾國東漢之黨錮。明之東林。考其性質。殆亦類是。願歐洲大學在發達之初期。雖亦偶因細故。發生風潮。其後則致力於學理之闡明。及政治宗教之改進。從無以一黨一系之爭。牽入其中。其在吾國。則守正不阿。崇尚節義之精神。皎如日月。歷久不渝。方之今之學潮。往往判若霄壤。此原因之緣於政治社會狀況者也。有是二因。則學潮之起。無有已時。而學風緣以敗壞。今欲改良學風。導入軌範。必於上述兩因。詳加考察。然後輔以其他要素。庶幾吾國學潮得以消弭。而學風亦緣以稍有改進之望焉。

夫辦學者之濫用權威及放棄權威。其失維均。吾已言之。今欲折衷於二者之間。舍協商以外。殆無他道。吾所謂協商者。即所謂共和之精神之表現也。二人遇事協商。則惟理是從。一取一手。濫用權威者。予而不取。近於專制。放棄權威者。取而不予。近於諂諛阿諛。吾常謂有理性者相處。無事不可解決。所持者。即協商也。特協商一事。非不學而能。必經

長期之訓練。而後能爲之。苟辦學者。秉大公至正之精神。與學子相周旋。其意之可採者。採之。力求融洽。其不可採者。告以不可採之理。由其真固執已見。而不可以理喻者。則雖驅逐之。不與共學可也。惟於此彼辦學者。須具有堅決之意。志守正。不阿。與其遷就苟安。不生不死。寧可決然引去。反不失爲有主義之辦學人也。審如是。則因循敷衍。漫無標準之學風。或能爲之一振。特爲人師者。又必具有相當之道德學識。而後可耳。

至緣政局之不靖。而發生學潮一節。鄙意政治一日不入正軌。學子之心。一日不能安甯。此殆勢所使然。不可避免。昔海羯爾在耶那講學。適值拿破崙親率士卒。蹂躪該邑。常人於此。皆必爲之震驚。海羯爾則喻諸生勿躁。此或僅超絕如海羯爾者能爲之。以此責諸常人。非人情也。夫學校固爲研究學術之地。大學尤甚。願環境不甯。則精神不專。而潛思渺慮。勢所弗能。然吾國政局。如漫漫長夜。不知須俟諸何時。方能睹一綫曙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爲學者。如隨之而轉移。則求學如讀日報。零星瑣碎。漫無律貫。此雖有教育之形式。言其實際。則已無存。謂之教育破產可也。無已。則又惟有折衷於二者之間。一方求學。一方關懷政治社會情況。但於此。則中等學校及專門大學。似應有區別。中等學校學生。年齡稍幼。學識經驗亦較淺薄。急宜致力於學。不宜兼外。惟政治社會狀況。則宜留意及之。此皆公民之所應知。而凡自治及共和之訓練。又當於學生自治三致意焉。若專門大學學生。則其責任較重。凡政治社會問題之關係較大者。宜本學理之研究。發爲言論。其心廓然大公。不瞻徇任何黨系之私意。惟以高貴之精神。崇偉之心理。與國人相見。斯真高尚之學風也。若夫罷課一事。鄙意非絕對不能爲。惟須慎重考慮。且僅能偶一爲之。不可視爲常經。其目

標又至正大。而繫夫全國之安危。而於其結果又應稍有把握。若僅激於一時之意氣。而率爾爲之。外部偶有激刺。則學校內部以罷課應之。刺激無已。時罷課亦繼續無已。時長處於擾攘紛紜之中。其思想亦被其影響。散漫無規則。以如是之學生。繼前人未竟之業。而望其致國家於富強之域。吾恐如緣木求魚。不可得也。

學生智識較爲發達。國家有事反應較速。以視常人。可稱先覺。夫先覺者。感人之所同感。而較深切。其表見也。又較著明。不若常人所感之曖昧含混。惟其如是。故應本所感者。發爲文辭。播諸民間。爲詩歌可也。爲報章言論可也。如布種然。使之潛滋暗長。歷時既久。動機自生。歷觀中外大改革。其發動之機。胥在是也。若能課則僅限於學校。國人或視之若無睹。未幾而滅。四五之舉。幸有工商界爲之聲援。否則其結果必不美也。吾舉此例。意謂救國之事。全國之人。應共負其責。特教自界。可爲之先導。而又必有充分之準備。循序爲之。持之以恆。不逞一時含混之熱誠。此救國之代價。而吾人所應償者也。

吾於以上所述。凡涉及教職員者。皆未道及。非以其無關緊要而闕略之。正以其關係重大。將欲分論之也。今之學生。憤國事之日非。常有越軌之舉。雖常爲意氣所驅使。然亦教職員多所顧忌。而不負責。有以致之。故愚意欲消弭學潮。教職員方面。亦應深自反省。而憬然覺悟。政治社會方面。責任之須共同擔負。以此責諸學生。致令犧牲學業。而已則坐觀成敗。謂之不仁。瞻徇顧忌。裹足不前。謂之不勇。不仁不勇。豈能爲學子之楷模乎。或謂爲教員者。各有專業。彼方致力於學。自無暇關心政治社會事也。愚謂教員中其專心致志於學問之研究者。洵不乏人。其忘情於政治。雖不可

爲表率。但情尙有可原。其他之以無暇相推却者。試一觀其日常所爲。則賭博者有之。冶遊者有之。凡此有暇而獨於注意國事。無暇誰其信之。不知政治社會之事。教員分內事也。教員不問。故受教育之學生出而問之。是教員放棄其職責也。

教員之責。以中等學校以上者爲尤重。歐洲古來大學。其有貢獻於當時之政治社會者。以德國大學爲最。十六世紀之宗教改革。集中於偉登堡大學。而爲之原動力者。即該大學教授馬丁路得也。十九世紀初葉之德意志。爲數百諸侯所割據。互爭雄長。迨拿破崙佔據柏林。國民因處於積威之下。爲日已久。相安無事。耶那大學教授菲希脫憤國人之不知發憤。起而忠告國民。示以德國民族之歷史及其責任。當時國民精神爲之一振。一洗頑懦苟且之風。而德國民族之統一。亦因之促進。未幾^{一八一}柏林大學成立。專以培養愛國精神爲宗旨。菲氏即往充教授。迨一八一三年。戰事發生。除二十餘人外。全校學生。俱往參戰。此又菲氏講學之效果也。

以上所述。不能盡學風所涵之義。尙有其他要素。姑就其犖犖大者而略論之。

吾國古來學風。最重節操。大師宿儒。其立身行己。靡不措意於斯。雖經貧窶。守志彌堅。漢申屠蟠。所謂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爲燥溼輕重。不爲窮達易節。最能形容其精神也。洎夫叔世。士習日偷。益以歐美物質文明。自外輸入。舊有質樸之風。漸已消滅。其留學歸來者。又率皆染其侈靡之習。昔之所重者。曰清苦自立。今則重興趣與安樂矣。前之自尊其人格者。深自韜晦。恥於奔競。而今則不以爲恥。其愈工於此者。往往愈爲社會所推重。於是政客式之教育者。

出。現。於。世。其。所。重。者。曰。辦。事。之。效。率。曰。可。見。之。事。功。凡。涉。心。精。神。修。養。高。潔。操。行。者。皆。其。所。弗。能。欣。賞。或。且。斥。之。爲。無。用。不。知。其。害。之。中。於。學。子。之。意。識。者。至。深。且。巨。蓋。其。估。定。價。值。品。第。高。下。卽。將。據。以。爲。準。易。言。之。其。人。生。觀。卽。於。是。養。成。也。今。之。學。子。好。高。騖。遠。尊。重。名。流。以。爲。校。長。非。名。流。不。可。爲。主。任。非。名。流。不。可。爲。未。始。非。上。述。之。人。生。觀。有。以。致。之。夫。學。校。既。爲。研。究。學。術。培。養。人。格。之。所。一。切。權。威。應。基。於。學。問。道。德。事。功。雖。爲。人。格。之。表。現。然。亦。應。辨。其。動。機。之。是。否。高。潔。以。定。其。價。值。之。高。下。若。通。俗。所。重。之。名。利。尊。榮。則。應。擯。之。學。者。思。想。之。外。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此。從。事。教。育。者。應。持。之。態。度。而。亦。應。提。倡。之。學。風。也。

學。校。中。有。兩。種。最。難。調。和。之。精。神。一。曰。自。由。一。曰。訓。練。或。稱。真。實。不。惟。管。理。方。面。有。此。困。難。卽。學。業。上。亦。有。之。茲。就。學。業。方。面。而。申。論。之。舊。有。小。學。偏。重。訓。練。所。用。教。本。基。於。成。人。心。理。兒。童。需。要。概。置。不。問。今。則。反。是。偏。重。自。由。活。動。而。思。想。如。何。使。之。細。密。精。神。如。何。使。之。集。中。則。不。暇。顧。及。此。重。自。由。而。輕。訓。練。之。教。育。也。由。此。而。至。中。學。以。及。中。等。以。上。之。專。門。大。學。昔。之。用。年。級。制。者。今。則。紛。紛。採。用。選。課。制。學。分。制。前。者。鄰。於。訓。練。後。者。毗。於。自。由。受。年。級。制。之。裁。制。者。對。於。所。學。索。然。無。興。趣。其。個。性。不。易。發。展。而。在。選。課。制。學。分。制。之。下。者。則。能。選。性。之。所。近。者。以。習。之。但。人。性。避。難。趨。易。益。以。所。選。範。圍。漫。無。限。制。則。任。性。之。弊。隨。在。可。見。其。所。謂。性。之。所。近。或。卽。一。時。之。好。惡。故。又。偏。於。自。由。愚。意。偏。重。自。由。其。害。或。較。偏。重。訓。練。爲。深。且。巨。以。其。使。人。任。性。而。行。漫。無。規。則。而。真。正。受。教。育。者。卽。其。心。之。曾。經。訓。練。者。也。卽。有。時。選。課。之。際。加。以。指。導。或。規。定。範。圍。俾。其。選。循。冀。於。自。由。之。中。參。以。限。制。然。考。之。實。際。亦。往。往。失。之。過。專。專。門。大。

學之中。科中分系。中學之採用三三制。皆取其有伸縮之餘地。而使學生任選一種以修習之。以爲如是。則免浮泛空洞之弊。而人人可有專業。不知此僅養成有職業之人。其所修學。僅能發展局部之我。其他方面。概未顧及其與真正之自由。人性全體之解放。相差甚遠。此弊不惟見於專門大學。自六三三制風行以來。亦且見於中小學矣。

吾人苟欲致負責之自由。愚意不惟年級之觀念。應行打破。即計算學分之機械方法。最好亦能廢除。此皆圖行政上之便利。不可據以估計學業上之深淺也。惟於此中學及專門大學。似應分別論之。中等學校。無問其爲升學。或爲培養職業人才。一切教育。俱應從人性之全部着想。教育目的。在學爲人。凡學爲人。必使人性中所具之本能。俱有發展之機會。而學謀生。不過發展人性中之一部分。以一部分而概全體。非人的教育。也是故新學制之中學。雖可施以職業教育。但同時須顧及全部之人性。凡涉及人文及自然兩方面之科目。皆應明白規定。使選習之。卽有伸縮。亦應限於確定範圍以內。修習之際。則與以自動機會。勿使僅讀講義。使之自由參考書籍。躬自試驗觀察。如能不限以學分。或懸固定之格。則尤爲近於理想。但此事吾恐不易實行於中學校也。至於專門大學。則其事較易實行。愚意大學課程。前二年可使學普通科目。第二年終。各生須認定一門以專治之。惟其有無專治一科之資格。須經各學系審定。其經審定及格者。則使之自由研究。不使受學分制之制裁。其上課與否。悉聽其便。迨二年終了。苟欲得學位。則仿德國大學制。予以極嚴之考試。或用其他方法。審核其學業上之成績。如兩年內確有心得。則逕授予學位可也。如是則一方與以自由。不使受機械之束縛。而一方又使之負責。研究其法如善用之。當較現行之制爲妥善也。

二十世紀商業最盛。其影響所及。至廣且鉅。最不幸者。即今之學校。亦且受其支配。前所述之學分計算。即其一例。其他若管理上之重階級。教員之按時計薪。展覽成績。以相矜夸。登載廣告。冀增聲譽。凡此皆商業原理。應用於教育之明證也。然此猶可視為不得已之辦法。若其視智識為出賣品。一仿希臘第四世紀之哲人之所為。或視學校為出賣知識之交易所。則最足令人痛心。試觀今之學校。其能免此弊者。究有幾所。而最近之種種私立學校。其發生之速。有如地氈。試一察其內容。則鮮不以營業為目的。學生愈多。則營業愈發達。苟納學費。靡不收受。入校以後。僅授知識。其性行如何。不暇過問。嗚呼。此豈學校之本旨哉。美國社會學家華爾德有言。社會事業。其不基於商業上。供求原理者。祇教育一種而已。而美國學者菲伯。數年前。著美國高等教育一書。於商業原理。施諸教育之為害。又慨乎言之。不意吾國學校。適犯此病也。愚意學校精神。存乎教師學生間。個人之接觸。無論修學。息游。為人師者。應隨時加以指導。於以改造其思想。而陶冶其品性。不僅以授與智能為盡教者之職。責。準是以觀。則設備。建築。僅必須之附屬物也。即推廣事業。亦僅此精神之表現也。誠以根抵深固。枝葉自茂。不此之務。而以旁鶩。橫馳為得意。吾恐範圍愈擴。大其。猛烈之時期。亦愈近也。反是而致意於個人之感化。精力之涵養。彌於中而彪於外。君子之道。闢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此之謂也。

以上所述。不佞以為乃真正學風應涵之義。而又自信可以救吾國學風之弊。如當代教育同人。以為尚有脫漏之處。而彌補之。則亦不佞所歡迎者也。

(此篇曾載學衡雜誌第十六期)

劉英士主編的

圖書評論

第一卷 第三期

▼出版了

羅家倫：中國需要科學

張其鈞：科學應設中國話

朱其鈞：向未成功的中國地圖

傅樂夫：范格曼之世界經濟概論

何炳松：馬哲民編著的社會經濟概論

薛澄清：劉英士的歐洲的向外發展

胡長清：陳廷璠譯的世界文化史

徐砥平：王效文著新中華商法

徐砥平：國際私法新編

此外尚有劉英士之新書鳥瞰八篇，吳澤霖與董任堅之雜誌論文分類摘要四
十則，羅家倫杜佐周葛綏成等之通信四件。
零售價格，從第三期起，改為每冊大洋三角。預定國內半年一元二角，全
年二元四角，國外加倍。郵費在內。如荷定閱，請直接匯款至南京國立編
譯館圖書評論社。郵票（一角以下）代價，十足通用。

吳景超：彌勒斐著的家庭
吳澤霖：人格的物質基礎
張季同：高中師範科教本：人生哲學
梁實秋：介紹兩本莎士比亞書目
趙少候：東亞病夫翻譯的夫人學堂

▲要目甚多▼

▲不及備載▼

第一一號 十一月十一日出版

創刊號 十一月一日出版

中國自然科學社縣輯

旁觀旬刊

時事述評

劉家出了聖人！
安：白金三千萬結黨主席委員長！

誰出的主意？
國營鋼鐵廠設在株州

消弭川戰之商權

德國要求軍備平等之觀察

英國工黨的近况及前途

貪污史料

侵台賊寇的陳克明
急起直追的宋哲元
還有參謀長呂超

大義滅親的劉文輝
名聞遐邇的賈文輝

胡庶華
劉治乾
劉治坤
胡理潤

科學世界

發刊詞

初學自然科學應行之途徑

銀河系的構造

人類的將來

毒氣防禦法

失之毫釐差以千里

酒茶煙之醫學觀

水的生理作用

氮的應用和空中取氮法

毒氣戰爭中的現象

新南極光的現象

張呂李 屠李居 楊李章
清大銳 祥國國 浪風浪
遠元夫 麟鼎隆 濤峯明

悼先夫伯明先生

劉芬資

伯明。汝離吾而去。迄今已九年矣。而爾之聲容。爾之笑貌。及爾之舉動。固無時無刻不迴旋于我腦際中也。回憶君讀書匯文書院時代。我亦求學于匯文女校。望衡對宇。固略知君之一二。君甚聰邁。且品格過人。惟體力略遜耳。逮文定後。知我者咸加駭怪。謂君體弱。不可婚配。但我之選君。在君之學問道德耳。及後在美洲結婚。我意若善加護攝。君之身體。非不能進入強健之途。何意君竟半途棄吾而去。余命之薄耶。君畢業匯文書院。年才二十有三。旋赴日本。服務于東京中國青年會。除與章太炎先生治說文外。暇時常與民黨鉅子相過從。清室既屋。有勸君出任外交者。君淡于權利思想。笑謝之。毅然赴美求學。獨求深造。可見君專以學問爲事也。既自美歸。壹志教育。君少本寒素。對於貧苦子弟。無力求學者。每思有以助之。南高兼課時。所得薪水。全以捐助金大圖書館。購置書籍。又嘗創貸金助學法于東南大學。病革時。喃喃所語者。無非關於學校某系某科或某學生之事。嗚呼。君真殉于教育者也。君束身甚嚴。從不苟言笑。與人接談。惟勤惟懇。且每日必讀書。若一日不讀書。則必覺此一日無進步。雖盛夏不間也。而君之體力遂愈弱矣。君代理東南大學校務時。每以事繁劇。飲食減少。或以事佛鬱。意氣頹喪。吾或勸君辭謝其他職務。專壹授課。則君必曰。「吾在困難中。汝不好言撫慰。加以策

勵。反令我灰心喪志。吾不取也」。嗚呼。君誠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然獨未念及余乎。余產第二子光華後。身體多病。時發時癒。君退歸後。輒以身體相問。深以爲憂。不意爾之所憂者。今猶存人世。而汝反先我而死矣。可不痛哉。余連產二子。隔數年不孕。君每望再有女子一人。承歡膝下。不數年。果生安琪。君每自校歸。必撫之抱之。極家庭之樂事。不意安琪才兩月又十日。君竟一病不起。撫今思昔。痛也何如。憶君病之初作時也。中心卽覺惶惶然。若大禍之將至。君果竟不起。嗚呼。其命也耶。嗚呼。君死矣。君可瞑目矣。君亦知君死時有蒼蒼白髮撫棺痛哭者乎。君亦知有莘莘學子失聲流涕而相駭告曰。「伯明先生去世矣。爾與吾何不替先生而死也」者乎。蓋棺論定。君之德誠感人。信未虛也。君亦可無憾矣。嗚呼伯明。吾有千萬言語。欲向誰訴。唯有泣恨心頭耳。今所追述。百不一二。容待之來日。君其許我乎。

悼先兄伯明先生

劉經邦

嗚呼。吾兄離吾等而去。已九年矣。予兄弟行中。兄最長而予最幼也。兄雖予長兄。而予嘗以父敬畏之也。兄死前一年喪父。不一年又復死兄。其感痛爲何如耶。憶昔兄死之日。正予在湘雅讀醫之時。噩耗傳來。疑真疑假。嗚呼。兄實去吾等而死矣。予以弱冠讀書之年。被囑留校繼志。緣慳最後一面。我之感痛又爲何如耶。嗚呼。兄猶憶在未死前一月猶寄我一信乎。諄諄勸我用心讀書。小心用錢。蓋我家本寒素。端賴吾兄一人之扶助。得以在外求學。言猶在耳。至今猶耿耿于心。未嘗一刻忘也。弟以學校課忙。且又玩忽。以致信未回覆。而吾兄已棄吾而逝矣。恨也何如。嗚呼。今兄信赫然猶在。兄尙能垂讀弟之回信否乎。予猶憶在中學求學時代。不知用功爲何事。放學歸家。只串閒遊。不知溫故。兄怒焉憂之。嘗對慈母曰。「兒在四弟求學之年。已知讀書用功矣。彼常遲夜不歸。所爲何事。此吾之責任。明日當策勵之也。」嗚呼。予誠不肖。予誠重傷吾兄之心也。憶予爾時聽聞之後。中心猶覺不適。嗚呼。弟現真需長兄之完全人格策勵之導化之矣。茫茫大千世界。何處去尋耶。兄去矣。弟之無福享受吾兄歎。抑弟之誠不肖。吾兄不屑教誨之歎。憶兄死罄耗傳來之時。弟不禁感想到予何不死。或某某社會蛀蟲何不替兄而死。兄正有爲之時。領導東南學子。改新社會學風。振臂一呼。捨兄其誰。竟以三十七歲

而殉也。天道是耶否耶。噫。吾知之矣。蓋天道神明已先知狂瀾難挽。學風日頹。不忍日後重傷吾兄之心而先奪吾兄而去也。是耶否耶。憶兄嘗對我言曰。「望爾醫校畢業。能在北京協和實習兩年。蓋該院之設備既可與歐美齊驅。而症病之種類亦應有盡有。包羅萬象。且又在中國之地。診視中國人之病。似比在外國實習。得益較切」。弟嘗服膺此言。弟現已醫學畢業。在協和曾已實習兩年。且已任醫數年矣。然兄之所望于弟者。豈只于此乎。憶昔兄最愛弟。且最有厚望于弟。某夏弟醫校顏校長因公過京。參觀東大。兄席間問弟在校勤惰。得知弟尚可教。不覺色然以喜。歸家即對慈母曰。「予今日得一好消息。予有弟矣。」此慈母日後對我言之如此。嗚呼。兄真有弟耶。予愧對吾兄。予誠愧對吾兄也。憶昔兄在吾之年齡。已知刻苦自勵。文章已露鋒銛。而隱然已以改良東南半壁學風私自策勵矣。而汝弟則何如耶。衣食日忙。寂焉無聞。上無以對慈母。下不能繼吾兄之志。所堪以告慰者。束身自好。未嘗與世俗浮沉耳。弟現已有婦且有女矣。融融然。欣欣然。固一快樂家庭也。吾兄聞之。其亦色然以喜耶。嗚呼。弟年齡日增。閱人亦多矣。有長于學問者。有高于祿位者。或有孚于衆望者。但求能如吾兄之完全人格。潔身不阿。私公兩德無虧者。吾實未之見也。蓋人之私德。不能求之于大庭揖讓之中。只可量衡于日常生活之內。人將疑吾言乎。予惟知出自真情出自肺腑。世有知兄之生平言行。一舉一動。一起一居。如爾弟之朝夕一家。日薰月染。看得更爲清明白晰者乎。則予將欣然從而質疑焉。嗚呼。兄之文章。

兄之事功。社會自有公評。舉世滔滔。惟兄之完全人格。弟實欲學不能。私心感佩者也。嗚呼。兄可以慰矣。慈母康健猶昔。膝下承歡者。大有人在。長嫂現長滙文女校。作育人才。非吾兄之志耶。長姊已適湯君。且爲置身教育者。現皆雙雙努力于教育事業。此又非吾兄之遺志耶。幼妹現方留學美洲。歸國後。當又能稍分吾兄之遺志。吾兄其亦安心耶。兄雖忍離吾人而去。吾人尙未離吾兄精神而存也。尤有一事。我知吾兄必刻刻不忘者。我將告兄矣。長姪二姪現俱讀書中學。皆知孜孜求學。且皆不染少年習氣。頗知束身自好也。吾兄所最痛愛撫之之三姪。現亦負笈入學矣。嗚呼。兄其可以慰矣。嗚呼。兄雖死。兄之精神不死。吾兄之照像。固赫然日在案頭也。吾每怠惰。則兄若色然以怒。吾小有心得。則兄又似色然以喜。嗚呼。吾兄其真未死耶。

(附註) 國風劉伯明先生專號，將出版，長嫂囑予略寫感想，予執筆拉雜書此。自知茫無頭緒，然哀思之所及，又豈能咬文嚼字分段逐條作虛偽之描寫乎。

經邦又識。廿一，十一。

鍾山書局發行新書

論理學大綱

何兆清著

此書係何兆清先生在中央大學數年來所用之講義修改而成，內容闡論理學如何為「科學之科學」之理甚詳。並於科學真知之特質，各種科學組織構成之法則，及鍛鍊常識進判科學真知之規律程序，皆討論至精，末復列價值判斷之邏輯一章，闡明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二者，各有其特異之處，尤大異於普通流行之論理學書。實為高中以上學生之良好讀科。現由鍾山書局印行，：價每冊壹元伍角，

近代中國實業通志 出版預約

中央大學工學士楊大金君編輯近代中國實業通

志一書，現由南京鍾山書局總代發行。全書分

上下二冊，上冊為製造業，下冊為礦冶業，共千餘頁，一百二十餘萬言。茲先出上冊，實價每冊四元，預約期內每冊售價二元六角，以本年年底為限。凡訂購者，請先寄款南京中央大學對面鍾山書局收，准於明年一月內發書不誤，函索樣本，附郵二分即寄。

何浩若著 民族的前途 已出版

鍾山書局印行 定價一角

是書一名從政治經濟的現狀與趨勢研究目前中國的出路。內容分十節：

- 一、歷史方法與政治預言，二、俄法革命與世界大戰，三、經濟恐慌的性質與起因四、經濟恐慌與經濟侵略，五、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預測，六、世界大戰與民族復興七、中國現狀之分析與思想的出路，八、蘇維埃與法西斯蒂(九)民族復興根據地，十農村經濟。與地方治政。

九年後之回憶

梅光迪

一、留學時代

民二癸丑之夏。余自威斯康新大學轉入西北大學。其時暑假留校者。有滇南董君雨蒼及江右鄒胡二君。每夕陽西下。相與徘徊密西根湖畔。則董君等時稱劉君伯明。董君本與伯明同學日本東京。故知之甚深。秋涼學校始業。伯明歸來。乃得相識。蓋伯明之力學。本逾尋常。是時方在撰其博士論文。故暑假中亦力學不輟。茲次暑假。蓋往附近芝加哥大學修梵文。在西北四年。每值暑假。則往他校受課。習以爲常。其必往他校者。一以西北暑假。向稱簡陋。一以終年局守一隅。可乘暑中遷地。藉新耳目。夫暑假遷地。在中國留學界。爲普通風尚。不過他人遷地。或純爲遊覽。或就其舊好。以享羣居笑噓之樂。或覓其卿卿我我。與竟虛無飄渺之異性伴侶。卽有掛籍學校。以讀事爲職志者。亦少數耳。隔年暑假。余訪伯明於芝加哥大學。則蟄居斗室。終日習德意志文。酷暑之中。使人心緒煩懣。坐立不寧。少年尤然。余見伯明之靜坐讀書。意態蕭然。猶一服清涼散也。

其後襄陽馬君伯援亦至。馬君固亦伯明東京同學生。自此伯明與董馬二君。卽同居學校附近人家。余則下榻學校宿舍。相距稍遠。然每值休假。則過三君。談笑縱橫爲樂。或同步湖濱。一片汪洋。空碧無際。羈旅之愁頓消。而余等四人者。雅不喜一般美國青年學生習氣。於一切交際娛樂之事。所謂「大學生活」(College life)者。寧作門

外漢所與過從者。惟少數書癡一類之彼邦學生。及二三相知之教授而已。當時國人留學西北者。除吾等外。尚有醫商、法、各學院中數人。而此數院址。散在芝加哥城。與吾等文理學院之在「艾文斯頓」者。相去且六七英里。又全校中無一中國學生會之組織。故彼此過從極稀。吾等四人者。伏處小城。甘其清幽落寞之生涯。本校之同國人。且聲氣少通。况於全美之留學界。分處數千百里之外者乎。故留學生總會及青年會之活動人物。自命為留學界領袖。而除洋話外無學問。應酬外無技能者。既不來擾。即所謂夏季留學生總會年會。以及男女青年會之各種集合。名為「交換智識。聯絡感情」。實則仍為少數儉荒領袖所包辦。以出其無謂之風頭者。吾等更可藉詞道遠。不往參加。是則又避地之人。差堪自慰者也。

伯明在西北。得獎學金者三年。計每年免去學費外。尚有補助金數百元。其家境雖不如清華。及他官費生之充裕。然寒素生活。亦勉能維持。日常衣服兩三套。絕少新製。他費用更省。惟書籍一項。則不過事吝惜。室中哲學書籍。幾無去。其桌椅床榻之地。除上課外。終日枯坐一室。在普通輕浮好動之美國人視之。以一東亞病夫之見身。即知乃西北研究院中之第一高材生乎。時有哲學教授勞衛爾（Horace S. Longwell）曾留德習哲學。三四十十年前。美國人多往德國。文至。前美國大學之平老教授。及學術界聞人。多留德出身。其人思想之正健。治學方法之縝密。為尋常美國學者所不及。而孤懷卓識。不詠時譽。仿之吾國。在日學者。無少讓焉。李氏留中世紀哲學。此種不切實。日不合乎代潮流之切。在功利庸俗之見解。且或過學。近數年中。始有復興之象。勞氏亦其先河之一。即此一端。亦可見其舉抗不羈之風格矣。西北院中之知伯明者。以勞氏為最深。亦以兩人之學術品性絕相似也。伯明領士論文題。為「華人心志論」。博士論文題。為「孔子哲學研究」。皆在勞氏指導之下。以成者。平日師生往還極密。有如家人父子。以吾所見留學界人與

其美國教師相得之厚。未有如伯明與勞氏者也。聞有一中國留學某君。在西北習教育學。欲得碩士論文收受後。須經口試。屆時與其學科有關係之教授齊集。以次詰難。而某君英語實欠純熟。乃商之諸教授。令某君以漢語作答。再由伯明以英語轉譯。諸教授竟應之。而某君碩士頭銜。乃隨手以得。此種例外通融。在美國大學中可稱空前創舉。非伯明在西北教授中聲譽之隆。信任之篤。焉得有此。

西北為美國中部大學中之佼佼者。然較之東部之哈佛、耶魯、柏林斯頓哥倫比亞。則瞠乎後矣。伯明尤喜與余

談哈佛之哲學泰斗如詹姆士 William James 羅怡斯 Josiah Royce 聖塔亞納 George Santayana

其時詹姆士已死。聖塔亞納去職歸英倫。惟羅怡斯僅存耳。嘗謂余曰。「人稱哈佛七大哲學家為七美。Seven Beauties當其同時在校。令人何等羨

煞也。」伯明於諸家著述中。尤好羅怡斯之「忠之哲學」The Philosophy of Loyalty。謂為德國理想派之名著。及聖塔亞納之書。謂為近代希臘學派之代表。於英國文家中。尤好卡萊爾 Carlyle 夫卡萊爾與羅怡斯皆出自德國之理想派。宗教與道德。尤為其思想之中心。故可謂為希伯來精神之代表。聖塔亞納崇理智。尚美感。故可謂為希臘精神之代表。伯明瓣香所在。乃此兩派。可知其於西洋文化之根本。早有窺見。而於為學之途徑。亦毫無差謬也。然伯明以資於資。竟不能轉學哈佛。即柏林斯頓。亦無力前往焉。民四之夏。在西北得博士。攜其新夫人而歸。余亦轉往哈佛。董馬鄒胡諸君。皆或去或歸。無一在西北者矣。後勞氏以受同事某時髦哲學家之傾軋。亦憤而辭職。為柏林斯頓延之以去。民八之秋。余往遊柏林斯頓。晤之於某文宗座上。猶囑余轉告伯明。速將其博士論文發刊。豈知伯明卒後。勞氏亦旋卒。年不滿五十。勞氏治學謹嚴。不輕著述。故在美國學術界。未及享盛名。師生兩人。志同道同。著述事

業未成而早世亦同。余傷伯明亦以傷勞氏也。

一一、東大時代

余於民九之夏。以伯明之招來京。其時學校猶稱高等師範。旋改稱東南大學。伯明規劃之力居多。而其在校之權威亦日起。以文理科主任而兼校長辦公處副主任。校長辦公處副主任。滑稽之名稱也。日惟局守辦公室。校中日常事務。萃於一身。而略關重要者。則須仰承。迨滬濱某校長之意旨。而不敢自主。故任勞任怨。心力交瘁。有副校長之勤苦。而副校長之名與實。皆未嘗居。迨學校局面擴大。思想複雜。而內部之暗爭以起。民十一年。學衡雜誌出世。主其事者。為校中少數倔強不馴之份子。而伯明為之魁。自是對內對外。皆難應付如意。而其處境益苦矣。

所謂內部之暗爭者。可分為二。一為教育主張之爭。一為辦事方法之爭。吾國大學。貌為取法美國分科之制。如文、理、法、醫、農、工、商。是實則美國大學。多文理同科。而為學校全部之中心。歷史悠久。學術發揚之校。如哈佛、耶魯、尤然。文理科一面注重基本學程。全校學生。無論後習何科。皆須先受文理科之訓練。一面注重人文及純粹科學。所謂為學問而學問。不求急切實用。蓋與法、醫、農、工、商各科。在造成專門職業人材者。其精神大有區別也。在歐洲則農、工、商諸科。多歸專門學校。而不直隸於大學本部。以其太近於實用也。吾國取法外制。然往往將其根本意義失去。當時東大教授。有解此意義者。亦有不解者。故兩派之爭論時起。一派主張大學前兩年不分科。或分科亦須多修文理科基本學程。一派主張第一年即分科。文理科之基本學程。愈少愈好。此教育主張之爭也。吾國普通人。最喜立法。而最喜守法。又視法為具文。重要事件。率先定於有利害關係者。密室談話之時。法定會中之通過與否。純一掩飾耳目。

之手。決不欲公開詳細討論也。當年東大之評議會。爲校中最高議事機關。教授中之惴惴無華辦事認真者。每當討論一事。則據其此事本身之是非。引古證今。往覆辨駁。抑知其事已由當局與其親信者在密室中先定。任爾書獸有廣長之舌。徒增彼等之背後竊笑耳。此辦事方法之爭也。伯明身當其衝。故時覺左右爲難。於教育主張之爭也。本人爲文理科主任。而又真解文理科之意義者。然處於校長辦公處副主任地位。各科皆須同樣看待。以避褊袒本科之嫌。於辦事方法之爭也。則亦以此副主任地位。難免引入彀中。關於種種違法玩法之罪。又安得在大衆前公然表示反抗乎。

學衡雜誌才以「闡揚舊學、灌輸新知」爲職志。對於一切流行褊激之主張。時施鍼砭。故大觸當時學術界權威之忌。其主持者之於校務。亦是非好惡。不肯同於衆人。伯明爲學衡創辦人之。其他作者亦多其所引致之教授。與其私交甚密者。而以其所處地位。一面須顧及內部之團結。一面又不欲開罪外界之學界。故其在學衡上發表之文字。遠不如他人之放言無忌。亦不如其私人談話時之激揚也。

然究竟伯明君子人也。其待人接物。無處不以真面目相示。故在全校中。可謂無一與之有惡感者。卽有時不能自踐其言。人亦信其無他。或諒其有所掣肘。無完全自主之權。當時東大教授中。雖有思想衝突情誼淡薄之處。而暗中傾軋之事。則絕少。學生方面。則除勤苦讀書外。無他事。學風之良。爲全國第一。故伯明之在校也。偃居一室。人人想望其風采。不事奔走。不尙標榜。而海內識與不識。莫不許爲青年模範。謂其大有異於一般政客化市儈化之教育家。

也。故稱之爲純然君子。又豈余一人之私言乎。

二、回憶之意義

夫「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况伯明卒後已九年乎。然吾人今日操筆。稍抒紀念之情。每及其言論行事。聲音笑貌。猶淚承於睫。則以其能感人者至深也。計伯明之爲人。美點實極多。卽其惡點。亦其美點之過度所造成。如寬大爲懷。是其美點也。然因之喜作調和。時遭積稜。兩可優柔寡斷之譏。而嫉惡不深。受人利用。尤其「吃虧」之大者。如篤於友誼。是其美點也。然因之。事多遷就。卽其良心之所不許。亦不能毅然決絕。俾得還我個人之獨立自由。吾人於此種美點過度所造成之惡點。祇得痛之情之。又何忍多費筆墨乎。夫享年三十有七。不可謂壽。供職教育界。僅及八年。不可謂久。又無偉大著述。以留貽後人。而吾人腦海中。於其學術人格。終覺有一深刻之印象者。此何故歟。吾再三尋繹之。蓋得兩大解釋焉。一曰。以其學術與事功合一也。伯明始終爲一學者。在遊美時。終日坐對書本。一切世務。皆不聞知。嬉好者固早以名山之業。期之矣。初不料其歸來之後。身任劇要。談笑指揮。條理井然。無不見之容。無不覆之函。而讀書著文。猶如昔日。毫未失其書生本色也。二曰。以其實行人格化教育也。伯明之於學生。亦無若何特殊之德育訓練。而其靜穆和易之貌。真摯憐惻之言。自使人潛移於無形之中。當時東大儼然自成風氣。爲社會所公許。由今思之。彼真黃金時代矣。凡此皆伯明之偉大成功。而使吾人追懷不忘。欲從末由者也。惜其天性中。柔仁有餘。剛毅不足。否則不幾爲一最高理想教育家。而與吾國歷史上人物。學術事功兩者並茂。最能代表吾國文化之特性者。媿美乎。嗚呼。伯明。享壽不及四十。用世不及十年。而成功之偉大如是。其亦可謂不死矣。

憶劉師伯明

胡煥庸

劉師伯明棄吾等而長逝者，於今九稔矣。然其儀容神態，言論風度，猶彷彿於北極閣下雞鳴山前，宛然可以聞見。後之聞其名者，無不肅然起敬，悠然神往，愚夫與，儒夫有立志。如劉師者，其教人之誠，感人之深，雖古之大師不能過也。

劉師於民國八年掌教南京高等師範，適余亦於是年考入文史地部。劉師初任訓育主任，繼任文史地部主任，及南京改東大，劉師乃任文理科主任，兼副校長。民國十二年與余同年入學者皆畢業離校，劉師亦遂於是年初冬因病謝世。劉師在校時主講哲學，余則專習史地，故課業學問余所受於劉師者甚少，然其思想言論行爲道德，余受其感化者至深且鉅。下列三數事，余至今猶日夕縈其腦際，片刻莫能忘。

民國八年，全國教育發生一極大轉變。前此之教育，宗旨在養成一般好學嚴謹之士，對於學生行爲才能之訓練，絕少注意。五四以後，風氣丕變，各校訓育因而改革，前此注意靜的約束，以後多注意動的培養；以前偏重知識的灌輸，以後漸重幹才的訓練；以前祇有消極的管理，以後漸加積極的教導。民國八年之南京高師，亦有此種改進，彼時新將學監取消，而代以訓育主任。主其事者即爲劉師，努力提倡學生課外活動，注意完人訓練，學生自治會及各種學術研究會等，即於此時應運而生，蓬蓬勃勃，有如春

筭怒發，旭日方升，全校師生，無不精神煥發，興趣活潑，治學成績斯時最佳，撰述譯著盛極一時，是爲南高之黃金時代，飲水思源，固莫非劉師主持規劃之功也。又劉師嘗謂大學最忌位于政治中心，學者如過事活動，而廢棄學術，則危險莫甚，于此可見劉師對於學行並重之主張。蓋學者因學而業行固不可，因行而廢學則尤不可也。後日浮囂之學風，大都因過重活動，輕視學業而養成，如此流弊，劉師蓋早見及之矣。

又劉師常言在團體中，「人的接觸」與「人的關係」爲不可少，彼此如有隔閡，則誤會生而糾紛起。社會若不能以情感相維繫，而一切歸于機械化，則人類生趣絕矣。劉師有此主張，故其主持校務，一本至誠，坦然大公，霽然可親，及其病歿，全校師生無不痛哭。

初同級學友將畢業，劉師特召而訓之，諄諄教誨，歷兩小時之久，其中予我印象最深者，莫過於下列數語：「君等方在年少，外出就事決不可畏繁劇，教課而外，當同時擔任職務，此君等應有之責，亦不可廢棄之練習機會也。」斯語也，余至今仍服膺不捨，所受劉師之賜多矣。

嘗憶當年美國杜威博士來華演講，劉師任翻譯，二人每並立，一則鶴髮童顏，一則面黃肌瘦，相形之下，余固早爲劉師懼，而孰知其不及兩年即逝世耶。今余追念劉師，猶不禁悲從中來，吾等將如何奮發自勵，俾能繼承劉師之志，而得副其所望，願與諸學友共勉之。

中國今日救亡所需之新文化運動

胡先驥

覺弱攻昧，古有明訓。夫今日之中國，弱極矣，昧極矣。弱猶可說，昧則不可說也。苟吾國民仍酣嬉蒙昧如昔，而無大澈大悟之覺醒，則亡國可立待。蓋以中國今日之現狀，即令吾國與強鄰易地而處，亦必兼之攻之，斷無反顧也。

吾國國勢所以至此者有三要因：一則晚清之際，秉國鈞者無精忠體國之誠，與洞徹內外治道之識，故不能救清室之覆亡。二則由於辛亥以還之革命，但知求治體上之革新，而不知著眼於叔世心理之改造。而最大之原因，厥爲五四運動以還，舉國上下，鄙夷吾國文化精神之所寄，爲求破除舊時禮俗之束縛，遂不惜將吾國數千年社會得以維繫，文化得以保存之道德基礎，根本顛覆之。夫如是求其政治不窳敗，人心不澆漓，國本不動搖者，未之有也。

夫政治與經濟等制度因爲立國之根本，然徒法不足以自行，苟人心澆漓，則一切良法美意，皆等於空論。溯吾國自庚子亂後，政權曾由預備君主立憲一變而爲代議制之共和，再變而爲國民黨一黨專政之黨治，所未嘗試者，共產主義與棒喝主義式之專政而已。自政治理想而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或爲最高尚之治體，然英美法諸大邦，在代議制之共和政體下，治績亦遠非吾國之可比。至蘇俄共產主義政制

空前之大成功，與意大利棒喝黨之挽回國家之頹勢，尤為吾人所望塵莫及者也。一治一亂所以有雲壤之隔者，則由於吾國人心之澆漓。以中國如此之人心，即使共產黨一旦能奪得政權，蘇俄式建設之大成功亦必不可期，而國之元氣將摧毀無遺，吾民族亦將陷於萬劫不復之境矣。

吾國立國之精神，大半出於孔子之學說，老莊佛氏之學雖與之異，而時有以匡翼之。蓋孔子學說為中國文化泉源，與基督教之為歐亞文化之泉源相若。然其所以較基督教為優者，則因其無迷信之要素，無時代性，行之百世而無弊也。孔子之道曰正心修身，曰忠恕，曰言忠信，行篤敬，曰無欲則剛，曰貧而樂，富而好禮，此無論在何等政治經濟制度之下皆為人立身之大本也。苟盡人能如此，則在君主立憲政體之下國亦可強盛，如今日之英國是也。右代議制共和政體之下國亦可強盛，如今日之法美是也。在獨裁政體之下國亦可強盛，如今日之意大利與蘇俄是也。今日中國之大病，則在士君子階級不能正心修身，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多欲而不能安貧。故居要津者賄賂公行，殖產多至千萬，窮奢極欲，匪夷所思，同時復不能忠於其職，惟知結黨以固位。甚至居清要之人師地位者，其卑鄙營苟亦與官僚相若，其惡影響之所及，由大學而中學，中學而小學，其毒中人之深，幾至言語道斷，夫如是求不亡國滅種可乎？

吾人試一觀五四運動之結果，在政治上，雖助成北洋軍閥之顛覆，與國民黨之執政，而軍閥勢力並未剷除，政治毫未改善。徒使共產黨徒造成圖獻式之大屠殺，而並不能組成有紀律有計畫有施為之左黨

，以守法之方法爭奪政權。在文化上，雖造成白話文之新文體，對於普及教育並無若何之貢獻，而文學上之成就，尤不足數。雖誘起疑古運動，對於歷史考古訓詁諸學有不少新事實之發明。然於吾國文化之精神，並無發揚光大之處，反因疑古而輕視吾國固有之文化，以詛咒自國為趨時。雖盡量介紹歐美之思潮，然於歐西文化之精粹，並無真確之認識，唯稍毀壞，學之而病。提倡新教育而反使人格教育日趨於破產。高等教育，已近於不可救藥，中小學教育亦每况而愈下。日言社會改革，而為社會基礎之家庭先為之破壞，自由戀愛之說流行，而夫婦之道苦，首受其禍者厥為女子。此種文化運動之結果，真使人有始作俑者，百世之下，雖其白骨而鞭之，猶不足以蔽其辜之感焉。

差幸今日秉國鈞者，已有此路不通之感。溯自北伐軍興，曾左諸人之祠廟，幾摧毀而無遺，洪楊之徒，認為革命之先進。曾幾何時，曾胡治兵語錄，已為軍人之典範矣。革命之初，孔子像屢經昇以遊街示衆，今則以巨幣修孔林矣。昔日之宗列寧而祖馬克斯者，今日則幾言必稱堯舜矣。吾非謂在今日之中國，有吳佩孚式之道德救國，便可挽狂瀾於既倒。吾且主張對於政治經濟，須取澈底之社會主義式之改造，使吾國不致重蹈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之覆轍。高尚之自由戀愛，吾亦認為在今日之中國亟應提倡。然根本之要圖，為一種較五四運動更新而與之南轅北轍之新文化運動，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以革新人心，使知人與禽獸幾希之辨，即在禽獸之行爲，純為自然律所支配；而人則不為自然律之奴隸，另須遵循利以生存於文明社會之人的規律。凡食色爭奪之獸性，必須有所節制，而另求理智上導

德上之安慰與愉樂。一方對於吾國文化有背於時代性之糟粕固須唾棄。而其所以維護吾民族生存至四千年之久之精神：必須身體力行從而發揚光大之。則今日之弊政可以廓清，政法經濟上重要之改革，亦可施行而無阻。所謂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豈徒救亡云乎哉。

浙江圖書館月刊 第七八期合刊一卽

丁松生先生誕生百週紀念號出版

浙江省立圖書館，為提倡學術，介紹書報，並傳達圖書文化消息起見，自本年三月起，出版月刊一種，出版以來，頗受社會歡迎，該館以本年為鈔補文淵閣書之丁松生百週年紀念，特先行丁松生先生紀念號，有文、史、表等十八篇，紀念插圖十三幅，足供徵文考證者之要，此係原有圖書文化消息及書報提要各門，亦蒐輯詳備，茲將要目列左：

- 插圖
- 丁先生像三幅 文瀾閣書庫抱殘圖等六幅
- 丁先生書樓藏書手札手稿各一幅
- 丁松生先生與浙江文獻(陳訓慈)
- 江南圖書館舊收丁書檢校記(柳詒徵)
- 丁松生先生誕生百週紀念(張盛)
- 紀念丁松生先生(朱中翰)
- 丁氏與後文淵閣書紀(陳訓慈)
- 嘉惠堂藏書之回顧(張崑)
- 文瀾閣四庫書表(慕齋)
- 丁先生大事年表 著洪表 刊書表 印錄 題跋輯錄等
- 丁氏文物展覽印象記(漱石)
- 浙江圖書館總館開幕紀念(編者)
- 近三月來館內學術團體會訊(其他文化消息六十餘則)
- 書報提要(七篇)

定本合刊 實價二元 全年十期 連到一元

定報處 杭州新民 路省立圖 書館售書

代售處 鍾山書局

學風

爲紀念劉伯明先生作

劉國鈞

在過去的二千餘年中，中國的政治，可說，都是以「士大夫」做中心的。國家的盛衰強弱都和他們有直接關係。所以士風的隆替便成爲國勢的一種標準。而在國家多事的時期，所謂士大夫也者，也往往能表示一種特殊的精神，反抗當時的惡勢力。漢朝的太學，明代的東林，尤其可以看爲這種士大夫精神的代表。所謂士大夫就是平常話裏所說的「讀書人」。讀書人却能以國家乃至天下的安危爲他們的責任，可見讀書人的重要。現在，「讀書人」的名稱雖變爲智識階級；依然有很多人，相信要把中國從混亂中理出頭緒來，從危亡中轉到安全裏，祇有靠這班智識階級的努力。我個人雖覺得在現代社會中，與其稱他們爲智識階級，不如稱他們爲智識分子來得更妥當一些；但絕不否認他們所負責任的重要。我覺得他們不過是社會上智識比較充足一點的分子；不當在各種階級之外再獨立的成一個單位。他們應當滲入一切的階級，領導大衆去盡各個人的責任。所以他們的領導地位是不可忽視的，尤其在有數千年尊重讀書人歷史的中國。

因此，他們所表示的風氣是我們應當特別注意的。在現代，養成智識分子的機關，沒有比學校更爲重要；學校內的教員和學生乃是智識分子中的中堅人物。這是人人所知道的。那麼，在這個國家遭遇非

常事變的時候，我們對於一班學子所表現的風氣不應當加以慎重的注意麼？

然而談到現在的學風，便不禁使我們懷疑今後的智識分子能否擔負得起這拯弱扶危的大任。現今的中國，誰能說不是在存亡絕續之交呢？內而農村破產，土匪橫行；外而強鄰肆虐，不崇朝而失地數千萬方里！因循一載，不能解決。政治方面，雖有打倒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呼聲，但何曾收相當的效果。財政方面，雖然也有許多整頓的計劃；但在事實上，却是竭澤而漁，真有「取之盡錙銖」的樣子；而支出方面，更不免令人有「用之如泥沙」之嘆！在這重重痛苦底下的中華民族怎樣不想自救自拔！而生在這時代的青年更怎樣可以不加倍的努力。但是事實告訴我們：國家的前途儘管黯淡，民族的運命儘管危險；而社會上沉淪的依舊沉淪，酣嬉的仍舊酣嬉，呼號的空自呼號，悲憤的徒然悲憤。就是許多有為有守的青年學子也不能自免。這是何等的使人痛心短氣的現象！

回想十數年前，五四運動勃發的前後。一班在學校的青年們，意氣何等激昂，自視何等重要！他們的呼聲是「解放思想」，「重估價值」，「打倒舊禮教」，「創造新文化」。蓬蓬勃勃的氣象竟像怒潮般捲遍了中國大陸。然而自現今看來，結果竟怎樣呢？再看一看當時躬與其事被人視為領袖的許多人物，十幾年來所行所為，究竟實現了幾多當時的理想；恐怕就是他們自己也不敢十分肯定罷！拿現在比當初，十幾年後，現在一般智識分子所成就的，又應當怎樣呢？

前途既這樣艱難，責任又這般重大，我們怎可不借此機會來自己檢查一番！

思想的混淆和淺薄恐怕是現在學風的最大缺點。許多學生乃至所謂學者們的言行相違，議論矛盾，便是思想混淆的證明。祇知吶喊而不能實行，祇知附和而不能了解，祇知宣傳而不知研究，便是淺薄的證明。唯其混淆，所以沒有定見；在行爲方面便是徘徊，煩悶，甚至於自趨頹廢。唯其淺薄，所以容易武斷；在行爲方面便是輕率的舉動，盲目的崇拜，甚至於鹵莽滅裂的破壞。思想方面有了這樣的病根，於是知識便失去他的效用：混淆和淺薄的知識，有時還不如無知識！

醫治這種毛病，自然最好莫過於論理的思想，科學的方法，和養成對於無論什麼事都要求充足證據的習慣。這似乎是老生常談。然而狠不容易做到。據心理學告訴我們，就是我們直接觀察，也都不免於幾分錯誤，何況記憶，何況推理？所以求得正確的事實，是得看正確結論的最重要的根據。同時也必須要極端的慎重，用極大的努力。但是如今從事於研究學術的，尤其是研究社會科學的，有幾多人能無愧怍的相信他所用的事實是正確的呢？教者學者都憑着書面的記載；很少的人肯追究這種記載之是否事實。再看實際從事的方面，統計局的統計有幾多是完全真確的呢？各種發表的調查報告又有許多是完全符合事實的呢？許多機關以及名流學者所擬議的方案和計劃，又有幾多是根據準確事實做成的呢？不求事實而處處用模稜的態度，乃是思想陷入淺薄和混淆的原因。

由思想上所缺陷便生出虛橋的行爲。現代的青年似乎一方面大勇敢了；同時一方面又太懦弱了。猛烈的宣傳，激昂的口號，緊張的情緒，這是在一種大運動發生時，任何人所能觀察得着的。然而隱在這

種勇氣的後面，似乎有一種隨便嬉笑的態度。所以過了不久，興奮狀態消滅，而泄泄沓沓的情形又恢復了。甚至於被惡勢力所征服。那麼，起初的勇氣，不過是神經因受刺激而興奮；後來由興奮而疲勞；由疲勞而麻木而已。這簡直是生理的反射作用，毫無絲毫理智作用在其間。這種現象發生在未受教育的民衆尚有可說。但不幸而屢屢發現於所謂智識階級中，實可使人寒心。因為這十足的表明知識在這班人中間，不但沒有成爲使他們改造環境的力量；並且在這些人自己的行爲上也沒留相當的影響，人們既失去了控制環境的實力，所以無事則矜誇，遇事則張皇，事過則忘却。我們試平心靜氣的看一看歷年來各種以知識份子爲中心的運動是不是這樣？有幾多算是例外？我們常怪有知識的人們不能改革社會的惡勢力，而反爲他們所屈服，所同化。其實我們若就他們所受的教育說，何嘗能怪他們自己呢？他們所受的教育，有幾多不是全憑書本子的知識呢？有幾多地方是能養成獨立的思想，自由的探討，和分析問題，搜羅事實，而自求解決方法的風氣呢？更有幾多是能養成獨立自尊的人格的呢？最奇怪的，便是有些人將他的信仰極力的向人宣傳要人信仰，但不許人懷疑探討和批評，彷彿這樣一來，就要失去那信仰的尊嚴似的。其實這些人自己也祇是聽信了別人的話而未經自己的研究。這真是古人所說的「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的學問，怎樣可以希望他能使人敲開社會的難關而解決社會的問題呢？青年人的思想本是高尚的，他們的情緒本是熱烈的。他們能從書本上得着好社會，好人生的理想；但是他們的知識不足以作爲使這理想實現的工具。所以他們一旦出了學校，和冷酷社會相遇，往往失敗重重，無法可想

「終至失去他們的自信而爲社會所屈服。有理想而沒有方法，這是青年學生失敗的大原因。新文化運動之不能有更大的成功，未必不由於此。」

因爲有理想而沒有適當的方法，所以不能有堅毅不拔的精神；其實所謂理想有時也不能健全。現在的教育，根本說不上有什麼目的。雖然一般的教育家乃至自命關心教育的名流學者所倡導的教育方案很多；但是實際的效果在那裏？放眼一看所謂知識份子的現象我們真有點短氣。記得徐幹中論有一段文字。他說：當時的學者「勸遠以自旌，託之乎疾固；廣求以合衆，託之乎仁愛；枉直以取舉，託之乎隨時；屈道以彌諉，託之乎畏愛。多譎流俗之故，粗誦詩書之文，託之乎博文；飾非而言好，無倫而辭察，託之乎通理；居必人才，游必帝都，託之乎觀風。然而好變易姓名，求之難獲，託之乎能靜；卑屈其體，輒柔其節，託之乎溫恭。然而時有距絕，擊斷嚴厲，託之乎獨立；獎育童蒙，訓之以己術，託之乎勸誨。金玉自待，以神其言，託之乎說道。其大抵也，苟可以收名而不必獲實，則不去也。可以獲實而不必收名，則不居也。汲汲乎常懼當時之不我曾也；皇皇爾又懼來世之不我尙也。心疾乎內，形勞於外。然其智調足以將之，便巧足以莊之，稱託比類，足以充之，文辭聲氣，足以飾之。是以欲而如讓，躁而如靜，幽而如明，跋而如正」。於是徐先生乃慨然決定道：「斯乃巧人之雄也，而僞夫之傑也！」我們如其刻薄一點，不可以說，這就是爲今日的名流寫照麼。徐幹以爲這種現象是由於爲名。所以他又說：「名者所以名實也；實立而名從之，非名立而實從之也」。不幸如今仍有許多人不懂得「實立而名從之」

的道理；極力的在表面上用工夫。領袖倡之，羣衆和之。這種情況之下所產生的人生或社會的理想如何可以健全呢？於是浮華不實的風氣養成，而真實的人才永難出見。

在現在這樣嚴重的局面底下，這樣浮薄脆弱的人才如何可以當這民族復興的大任。試看歷年以來學校中學政治法律經濟的人數之多，再返看國中現象，以這幾方面爲最惡。便可憬然悟到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國家的前途恐尙不止於像現在的艱難！這決不是變更學制，或限制文法學生所能挽救；我們當從根本着想。我們應當痛自檢舉，痛自懺悔。我們應當放下一切頹廢浪漫的習慣，拒絕一切名譽金錢的誘惑，捨棄一切空事呼號的行爲，擺脫一切籠統含混的思想。我們應當認清我們的責任，實事求是的向前去幹。我們應當澈底的認識事實。唯有根據事實，才可以有適當的理想；唯有根據事實才可以有適當的方法。對於所歡迎的事實，不要使他誇大化；對於不願意有的事實，也不必去躲避。我們祇是以披荆斬棘，忍辱負重的精神，去研究事實，了解事實，處理事實。我們對於任何事件，不但要有主張而且要有實現這主張的方法。我們不當唱高調；更不當畏葸。我們注重知識的增進，但我們更注重人格的修養。如其我們能在學校內有這樣的訓練，受這樣的陶融；那麼，我們或者可以有擔負國家大事的人格。然後我們才可以希望做一個俾斯麥或加富爾，列寧或基瑪爾。否則也可希望成爲一個菲希特或巴斯德。

總之要使國家能復興，民族能得救，必定要從養成誠樸篤實堅苦卓絕的學風起。這或者不是太迂腐的見解罷。

四十二章經跋

湯用彤

劉伯明先生以恕待人。以誠持己。日常以敦品勵行教學者。不屑以詭異新奇之論。繁蕪瑣細之言。駭俗以自眩。居恆談希臘文化。並曾釋老子。蓋實有得於中正清淨之真諦者。用是未嘗齒及考證。一日忽以四十二章經板本之原委相詢。當時余瞠目不知所答。十年來讀書較多。乃稍能於此有所見。而吾友已逝。茲國風記者因將刊劉伯明先生紀念號而徵文於余。余愧未能體會先生弘毅之精神。爲文以昭示於世。僅就當日歡聚談論之小節。草爲是篇。以答亡友在天之靈。

魚豢魏略西戎傳曰。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慮受大月氏王使口受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復立者。或沙律音之訛。疑指舍利弗。立亦作豆。說者謂復豆卽佛陀。然證之上文。則似不然。按我國初期譯經。恆依口授。而此佛經中言及復立者。魚豢且或得讀之。則譯經固不始於四十二章也。據襄楷之疏及牟子所引。四十二章經似已頗流傳。漢明感夢之事。非全臆妄。但現存經本。不必卽源出摩騰法蘭之初譯。或實支謙所再傳。凡此姑均不論。

四十二章經之板本。有十數種。文字出入多寡不等。但可析爲三系。一曰麗本。宋元宮諸本大同。一曰宋真宗注本。明南藏始用之。惟僅錄其經文及其二序。至若小注則未刊入。一曰宋守遂注本。明僧智旭之解。了重之補註。道霈之指

南、清僧續法之疏抄、均用之。而道需三經指兩凡例謂雲棲大師言藏經之本未妥。宜用守遂註本。蓋自明以來。藏經中所載爲宋真宗注本。光緒乙巳觀古堂曾刊之。而世俗流行者爲守遂註本。金陵剞經處印行者亦是也。二者皆失真。經後人所改竄者。而守遂註本爲尤甚。

何以知守遂註本之大失本真耶。蓋麗本者。出於北宋初蜀版。而蜀版必係採唐以來所公認之一切經。按初學記引本經曰。「僧行道。如牛負行（原文奪此字）深泥中。疲極不敢左右顧。」此文與麗本同。而守遂註本則改爲「如牛負重行深泥中疲極不敢左右顧視。」又唐初玄應本經音義載輸敬及黍筮二語。輸敬麗宋元宮四本均有之。而守遂本乃改爲愈敬。黍筮二字當卽四本深棄去垢句中之深棄二字（明本作深垂）之原文。而守遂本必因見其文難通而改爲「去滓成器。」是則守遂之本與麗本不同處。均離唐人所見之經甚遠也。且四十二章經乃節譯羣經而成。其中各章頗有見於巴利文各經及中國諸費者。但常較爲簡略耳。今略取其數條對照之。則麗本常合乎原文。而守遂本則依意妄造。（一）禮從人喻章。麗本有以惡來以善往之言。而守遂本全刪之。然此章實見於雜阿含四十二卷及巴利文雜部七之一之二。均有惡來善往之意。（二）木在水喻章。守遂本改麗本之「不左觸岸亦不右觸岸」爲「不觸兩岸。」然此章見於雜阿含四十三卷。則有「不著此岸不著彼岸」之句。（三）慎勿視女章。二本不同。此章在巴利長部涅槃經長阿含遊行經均載之。然按其文。則麗本實近於原文也。（四）麗本之蓮花喻章之末。有唯盛惡露語不淨種云云一句。而守遂本全刪之。惟雜阿含四十三載有類此之經。則實有諸不淨云云。凡此數端。均可

確得原譯四十二章實根據印度原文。但或因譯經之始。常易繁複爲簡略。至若守遂本。則不悉原文。妄加臆測。所改治遂常不合本原也。

守遂本與麗本不同處之最可異者。不在文字之刪改。而在新義之增加。其最要者如下。

- 一、守遂本之首多轉四諦法輪之章。
- 二、多內無所得外無所求無念無作非修非證一章。
- 三、飯惡人章中又增加無念無住無修無證之言。
- 四、人有二十難。麗本只言五難。而守遂本加心行平等見性學道等之十八難。
- 五、麗本原爲「吾何念念道。吾何行行道。吾何言言道。」等語。改爲「吾法念無念念。行無行行。言無言言。修無修修。」等語。

六、麗本之「觀萬物形體豐熾念非常。」改爲「觀靈覺卽菩提。」

七、得爲人難章之末經增改後有發菩提心無修無證之語。

八、末章多「視大千世界如一訶子」等十一句。

觀上列諸條。可知四十二章經之修改。必在唐以後。宗門教下之妄人依據當日流行之旨趣。而彰大其服膺之宗義。但此經亦不只增改一次。不必卽出於一派一人之手也。何以言之。蓋宋真宗注本文句同於麗本。而於上列守遂本

增加之一二四八諸條則有之。可見真宗注本爲中間修改者。而守遂本則最後修改之書也。夫吾人既確證麗本至少爲唐人本之舊。又合乎印度原文。則宋真宗注本增刪處之妄可知。（真宗注本是否出乎真宗，亦有疑點，茲姑不說。）且也此宋代二注本同有二十難一章。而麗本只叙五難。按涼譯三慧經中述五難三次。麗本五難略同其第二次。可見印度原文。初只五難。麗本之文。確然有據。而二注本於其後所加之十八難。直僞也。又按宋真宗注本首五難中有判命不死難。（宋元本作判命宮本作判命）文句極費解。注者遂謂不字當爲必字之訛。（因此守遂本改爲棄命必死）麗本於此作「制命不死難」。證之以三慧經之「制人命不得傷害者難」。則文義昭然。麗本得原來真面目。於此益信矣。

藏經中有中心經者。標爲竹筴曇無闍所譯。其數中處與四十二章經粗略相同。此或出於偶然。但三國時人所著陰持入經注已引中心經。而竹曇無闍所作合戒本一書。目錄中有誤屬之漢之筴法蘭者。蓋因二人名易混也。則譯中心經之人。或即譯四十二章經之筴法蘭。因此四十二章經有採自中心經之語句歟。又或中心經者乃漢末魏初人根據各經而僞造者。故其中探及四十二章歟。然此均臆說。不敢妄斷也。

劉先生論西方文化

繆鳳林

伯明先生逝世之九年。湯錫予先生、張君曉峯、何君兆清、胡君煥庸、景君幼南、與余六人。既新作先生遺像與「伯明堂」匾。懸於中央大學南尚院之伯明堂。又就國史雜誌刊印紀念專號。余維先生平日以改進學風自任。又謂真正共和之實現。有待於共和精神之養成。學校教育。首在培養共和精神。其所言平實中正。足爲今世辦學者南針。特取論學風與共和國民之精神。文刊諸篇首。然先生學博識精。於西方文化。尤有深切之了解。論議散見遺著中。本末賅備。與時賢偏而不全之見。蓋頗有異。爰詮次其文。俾世之言西方文化者。知所折衷焉。

近世西人對於西方文化之了解。蓋分三期。始則僅注意其工商製造。繼則基於政治法制。終則兼及其哲理文學美術。歐戰以還。世界思潮。回皇無主。吾國學者。侈談中西文化之風。遂極盛一時。梁君漱溟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書末。彙錄論列中西文化著作。凡數十家。皆輩聲於時者也。綜其結論。則西方文化。概之以「科學」與「民治」。所謂賽德賽恩新(科學)與德謨克拉西(民治)。一先生者是也。梁君復加以根本的說明。謂西方文化偏於自然方面。其於自然之征服。不遺餘力。而又富於向外要求之精神。職是之由。其科學與德謨克拉西皆甚發達。與中國文化之偏於人與人之關係。其於自然。力求融和無間者異途云云。先生於梁著出版後旬日。在哲學研究會評其書。謂梁著積極之貢獻。在主張各種不同之文化。不能以一種標準估定其價值。蓋以時人率喜侈談西化。其所謂西化。又往往限於最新而一時流行者。而

視五國固有之文化。與之屢同。不知各民族之文化。皆有其本身之價值。不能固執一種成見。任意品第其高下也。繼而作文評梁君書。詳述西洋思想之原委。是正梁君之謬誤。登學衡雜誌第三期。先生對於西方文化之見解。蓋略具於此篇。其言曰。

「梁君謂西洋文化。通是科學與德謨克拉西。厥後又縮小範圍。而以希臘羅馬及近世文化爲限。中世文化不在此範圍以內。不知中世文化爲西洋文化緊要原素之一。而希臘文化又與近世文化不同也。

西洋思想之沿革史。無而御之。其中有極顯著之三種傾向。曰科學的傾向。Scientific Tendency。曰神秘的傾向。Mystic Tendency。曰人本的傾向。Humanistic Tendency。此三種傾向。自希臘以來。即已有之。而梁君謂希臘人僅有科學之精神。重視現世。優游以樂生。故走第一路向。此固通常之說。然偏而不全者也。試就頃所舉三種傾向。挨次述之。

純正科學思想。昉自希臘。稍知西洋史者。靡不知之。科學動機。在於說明。將欲說明。必先分析。求其本質。本質既得。而後一切現象。賴以說明。希臘哲家。自謝理斯 Thalés 以迄德摩克拉特斯 Democritus。其所探討。不外宇宙之本質。至德氏此項探究。已登峯極。即今之物理學家。其所循方法。亦不過如是。但希臘科學。有與近今迥不同者。不可不辨也。希臘科學。終不出理論之範圍。未嘗以科學方法。措諸實用。其通常工藝。依神習慣。與有實用之思想。始於英之培根。氏所著之新大西洋。New Atlantis。即預言科學將來之效用也。但與之同時之格利達 Galileo

等則又僅從事純粹研究而笛卡兒 Descartes 斯賓挪沙 Spinoza 等雖重科學之研究而其思想帶濃厚之神秘色彩降及十九世紀科學之應用始著而工業革命即基於是也。

以上即梁君所謂西方化之精神西人思想辨晰精於分別雖其天性使然要亦科學訓練所致此誠吾人不能不承認者也然除此純理之傾向外尙帶有浪漫色彩之神秘思想此在希臘人中已甚顯著。迦當之說以爲希臘民族思想明晰趨重現世生活一若其優游樂生而不知憂思也者此一偏之論也當荷馬之世希臘民族方在幼稚時代不知操心慮思故其精神偏於客觀迨年齡稍長經驗較深覺現實與理想之間若有鴻溝方其愉快悲從中來悲天憫人之思想緣之以與其最顯著者曰酒神之崇拜 The Cult of Dionysus 此種宗教原於希臘神話厥後受北方 Orphism 之影響其神秘之色彩愈濃其主要教義謂人生無異於死緣人之靈魂寓於形骸之中不能自由如罕處獄必俟已死而後精神始能飛昇故吾人應力永解脫形骸滌除污垢以得其清淨本來此種思想在普塞戈來斯 Pythagoras 學派占重要位置而又與其醫學相融合也厥後蘇格拉底篤信來生及靈魂不死而以哲學爲求死 Pursuit of death 柏拉圖及新柏拉圖學派謂人之精神本屬於天迨入人間清淨本來全失如貞女之受污然凡此皆吾所謂帶浪漫色彩之神秘思想也迨基督教與此項思想又與之融化而成中世紀之精神生活降及文藝復興自然主義人本主義固甚發達然此限於歐洲南方北方之神秘思想依然存在且方興未艾否則宗教革命無由起也洎乎十七世紀科學思想至爲發達固也然神秘思想與之並著此稍讀大陸

性。派。之。哲。學。而。可。知。者。也。繼。此。而。興。起。者。有。德。國。理。想。主。義。一。時。流。傳。甚。廣。由。德。而。英。而。美。迄。今。其。勢。雖。稍。殺。然。崇。信。之。者。爲。數。尙。多。也。

所謂人本的傾向指人生方面之思想而言。於此梁君之所言者亦有謬誤之處。其謂西洋重知。丁於計度。而尙功利。此語雖不無真理存乎其間。然又一偏之說也。西洋人生哲學。可謂始於蘇格拉底。蘇氏以前希臘人之道德。依據習慣。迄蘇氏之時。人知反省。而社會之制裁。因以漸失。其効力。蘇氏生當其時。不能不被其影響。故操倡曰。其意謂哲學必超脫常識。憑習慣行事者。不知真善惡之所在。蓋習慣往往無合理之基礎。而又變遷不已。道德必有標準。猶人之智識。必依據概念。此蘇氏人生哲學與其智識論之關係。而小卽其主智之動機也。至柏拉圖。其義已稍變。蓋柏拉圖主以理節情。而非專主理性。卽此觀之。所謂主理之古典主義。非與主情之浪漫主義。有絕對不相容之處。此卽「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禮節之」之義。而亦卽人本主義之原意也。降及亞里士多德。其義又變。蓋亞里士多德謂僅有理性。不足制行。必有習慣。而後有濟。而此項習慣。又爲歷經訓練之結果。蓋凡人行事。用情苟能中節。爲之既久。則將來之感情及行爲。皆能合乎中道。無太過不及之差。此卽近於白晝之道德習慣之所由養成。而非神諭之主智。詎所能概也。亞里士多德以後。西洋情感生活日益發達。降及中世。已登峯極。迨入近世。則別漸分。英人崇尚經驗。故倡功利。然崇尚功利云者。所以示別於德人之崇尚超絕。而偏於形。非謂英人的人生哲學。除功利主義。無他派別也。梁君固謂「其間自然也有反動。但總無大勢力」。然其所謂反動。不知何所專指。予揣其

意蓋謂尚有直覺主義 Intuitionism 也。然直覺之語自劍橋柏拉圖亦穆爾 Henry More 一六八七年卒等迄馬亭瑞 James Martineau 著有倫理學說之派別 Types of Ethical Theories 於一八八五年出版風行一世。直覺主義甚力。歷數百年之久。以功利主義其勢力可謂與之相埒。誠以論道德者或主動機或主結果。二派之爭。迄今未息。將來恐亦未能止息。蓋人之主高潔人格者必不以結果爲已足也。

所謂直覺主義計分兩派。一主理性。一主情感。此亦梁君所未見及者也。其意以爲直覺即情感。而理知與直覺抵觸。故彼往往以直覺情感並舉。此觀於其評孔子之仁而可知者也。然有理性的直覺主義。有情感的直覺主義。主理性者以爲道德真理。亙古不變。超脫個人意志。具理性者一見即識之。其瞭然易見。猶數學之至理然。主情感者謂善之可愛。與惡之可憎。與美惡同。穆爾謂人有性。曰 Boniform faculty 德之優美可愛者。見而可識。其後索夫斯百里 Shaftesbury 名之曰 Moral Sense 名異而實同。皆謂人之愛善。以善有自體之美。自體之價值。惡之可憎。亦以其自體之關係。非以其結果也。此與孔子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何以異乎。然主是說之最力者。應推斯密亞當。即偏於功利主義之謙謨 Bentham 亦主道德情操自體可愛。非以其有何功利之可言也。

予謂英人之主純粹功利主義者。祇邊沁一人。邊沁之說。大部分爲直覺主義之反動。梁君謂反對功利學說者不過一種反動。不知功利主義亦且觀主義之蓋欲求一客觀之善惡標準。以代個人之直覺也。其主功利之動機與霍布士之國家主義同。梁君又謂尚功利者亦尚理智。蓋須理智計算功利也。然謙謨主功利矣。而極反對以理智斷定善惡。則與之矛盾者也。英之功利派中。其以爲功利可以計

算。而以快樂之多寡。判定善惡者。其中領袖。當推邊沁。然至穆勒約翰。功利主義。與前不同。蓋穆勒謂快樂非可度量。應就其品性而等第之。此不啻對直覺主義讓步也。厥後斯賓塞就邊沁之說。又加以攻擊。若最近之薛支維克 Henry Sidwick 所主之功利主義。則又參加直覺主義之原素者也。

他若德國之理想主義。其高超不尚功利。亦梁君之所承認。其後流傳至英。極一時之盛。後復至。至今餘風尙未熄也。

故吾以爲梁君所述。率皆偏而不全。易滋誤解。其所述西人之向外逐物。雖由培根一系而來。但在美國勢力最大。此亦其歷史地理所致。若在歐陸。則又稍異。然則在美國。反對此種傾向者。亦非無人。且吾人論西洋文化。不宜取一時流行者爲準。若以施諸吾國。則現時之可以表示吾國文化精神者。必甚尠也。

更有進者。梁君似以科學及德謨克拉西與向外逐物之精神。並爲一談。亦不合理。夫不知善用科學。雖能產生向外逐物之流弊。但二者終有別也。又梁君反對理智。亦屬太過。其謂自蘇格拉底提倡以知識爲道德。以逸西人即工於計算。不知尙理。知與尙功利二者。不必有因果之關係。且蘇氏之高尙。不尙功利。不知避害趨利。此稍讀其傳記。而可知者也。梁君又謂西洋藝術。近已成爲科學。以之爲崇尙理智之證。然藝術之爲科學一事也。藝術精神之尙。直覺尙。情感又一事也。梁君尙直覺矣。然其著書發揮直覺之價值。則理智之事也。

時人以近代之科學與德謨克拉西概西方文化。由先生觀之。實爲無本之談。蓋西方文化。以希臘文化與基督教義。

爲根本科學與德謨克拉西則皆導源希臘僅爲希臘文化之一部德謨克拉西之精神卽自動的對於政治及社會生活負責任之謂。先生名之曰自由貢獻之客觀精神而以紀元前五世紀之雅典市民表現此種精神最爲顯著。詳見先生論共和國民之精神篇。至純正科學思想尤以希臘爲源泉希臘人窮理致知以無面積之點爲基礎。特推理而平而立體之幾何於焉建立觀察現象推究物性之所以然而組織完密之物理學。此種天才惟希臘人有之。近世西洋科學完全建基於希臘人此種精神之上。苟無希臘人之慎重智慧現代科學之有無尙不可知。然希臘科學家僅從事純粹研究始終不出理論之範圍其精神已非近代之以科學方法措諸實用者所能及。而希臘文化尙有諸大思想家之哲學文藝又非可以科學與德謨克拉西概也。基督教之教義爲西洋文化緊要原素之一。以耶穌言行爲中心不可與神學及教會相混。宗教基於感情及想像亦非科學所能侵犯。其詳具見先生非宗教運動平議文中。其言曰：

「基督教者耶穌之宗教也。以耶穌言行爲中心者也。豈惟舊約不可憑信。卽新約中之爲後人增益者亦復不少。而保羅之所著述又與耶穌之旨不盡符合也。自基督滅度以後迄第二世紀基督教與波斯埃及舊宗及希臘哲學接觸頻繁其互相影響之處必不能免。新約所載童女誕聖牧人致敬東方博士望星來謁諸說蓋皆斯時之所增益。自是以後基督教義日晦。所謂教規信條亦於是時漸次成立。如三位一體之說卽肇端於第一世紀猶太人斐羅 Philo 實首倡之。彼以調和猶太希臘之宗教思想爲畢生志願者也。此說復經後人如所謂推衍迄第四世

紀經三百餘教會會議決編入信經奉爲主臬。嗣後無復有敢訾議者矣。其他信條如耶穌捨身贖罪之說。始於保羅。而源於羅馬法律思想。其意謂上帝本憐愛世人。然人既犯罪。又不能不顧及正義。於是降獨生子爲人贖罪。俾恩義兩全。凡此種種。皆今之所謂神學。在研究之者。或以爲本於聖經。然細審耶穌之遺訓。則風馬牛不相及也。除信條外。尙有其客觀之組織及儀式等。亦皆原始基督教之所無。前者受羅馬之制度化。而後者則漸染當時宗教及北方野人風俗之所致也。自信條教會成立以後。舊有精神日趨衰微。除少數之修道士外。其能保持清淨本來者。渺不可得。而此少數之僧侶。即漫漫長夜中之一綫光明。其後宗教革命之動機。即伏於是也。自中世制度瓦解以後。人心發舒。而於中世深致不滿。其論宗教。則趨重自然。以爲宗教情操。根於人性。無待教會之爲媒介。宗教革命。卽於此時應運而生。然新教成立以後。往昔權威依然存在。昔之崇拜教皇者。今則崇拜聖經。而以爲絕對不謬。不能損益。益以舊教之勢力未盡打破。且因新教之對抗。而益肆其淫威。迄十八世紀。法之福祿特爾。惡其慘無人道。乃起而反抗教會。而斥之曰。不名譽。英人亦適於此時。提倡所謂自然宗教。反對古來傳說。以爲宗教可由理性繅繹而出。其所言雖有失當之處。然其主張寬大及人道思想。可嘉尙。雖德之賴沁 *Lessing* 謂古之制度。有歷史上之位置。故自今人觀之。有其相對之價值。然基督教與基督教會之界限。自此劃清。不使相掩。此十八世紀貢獻之一也。

宗教原以情感而非本於理智。此自謙謨 *Hume* 以來衆所共認者也。初民觀物。常以情。此如吾國未經教育者。

遇日月蝕。以爲天狗之吞噬。日月因而鳴鑼擊鼓。冀駭走之。此卽情感之反動也。若就自然物象。附以情感。則多神之教。緣之以興。凡日月之普照。雷霆之駭目。聾神。在初民觀之。皆以爲有神靈焉。寓乎其中。溯其由來。不外希臘與恐怖之情而已。迨人之思想進化。所崇拜之神。亦與之俱進。希臘之Zeus原爲雷霆。後爲公義之神。其像莊嚴靜穆。凡見之者。敬畏之心。油然而生。他如Apollo等神。皆附以優美中和之意。凡人心之所企望。皆於茲實現。而有客觀之存在。如是。則現實之社會。其與此相差之度。可以計數。而補救之法。卽可於是得之。此卽柏拉圖之所謂宗教。蓋以爲舍此別無他法。可以彌補現實社會之缺憾也。此種宗教。其中固亦有理智。然想像與情操。則爲主要之原素。此想像與情操之構造。又根於人類最深之意欲。非狂妄悖謬者可比。雖非完全基於純理。然又非不合理也。今之非宗教者。以爲有理性已足。無須情意。此直理性之專制也。就其所引證者觀之。其所主張。實原於十八世紀英法兩國之思想家。其時在西洋史中。謂之啟蒙時代。其最顯著之特徵。在反抗舊說。及自古相傳之制度。以爲凡宗教政治。皆可自抽象之理性。繙釋而出。其結果。則枯槁無生氣。不能饜人心。最深之意欲。以此爲合理。無異處冰天雪地之中也。職是之故。至十八世紀之末。反動漸生。在英國宗教中有美以美教會之主情感。文學中有自然之傾向。同時法國有盧梭之主情感。重自然。其影響漸及於德國。而浪漫神祕之思想。緣之以興。今之非宗教者。僅知十八世紀之重理性。而不知其後之反動。更不知理性固須解放。然情感想像亦至須解放也。

宗教不滿意於現實。而思所以超脫之。苟其所構造。引人昇入高潔之境界。絕非理性所能橫加干涉。西洋自希臘

以來。宗教上之形象。凡所以表現人心之情意者。皆有不朽之價值。希臘之塑像。中正優美。在在代表希臘民族之精神。降及中世。因基督教之帶有浪漫色彩。其峨特式(Gothic)之教堂。矗立雲際。高與天齊。以及音樂表示精神上之戀愛。他如東方廟宇之飛檐。表示精神飛昇之意。所垂之風鈴。喻天樂和諧之美。凡此皆表示人性中有精神上之希望。而非科學所能侵犯者也。」

其時二三目論之徒。不憚於中國舊有之思想制度。盛唱以西化代替華化之說。反對之者。則謂中西文化。各走各路。西方物質科學文明之流弊。經歐戰而完全暴露。當以儒家之根本精神為解決今世人生問題之要義。昌明華化。存人類所以立于天壤之真面目。先生謂二者皆非也。輸入真正之西方文化。如雅典市民自由貢獻之客觀精神。如希臘學者格物窮理不計功利之態度。實為目前最要之圖。耶穌基督之悲壯之愛。亦為吾民所感覺不靈之藥石。先生論基督教有曰。

「吾以為基督教之在吾國。不使之中國化則已。苟欲使之中國化。必就其儀式及神學組織等。加以澈底之修正。而後可以彼希臘羅馬化之制度教義。加諸吾國文化之上。則為極端之專制。此不可不承認者也。惟基督之所言。及其為人統而觀之。則有不朽之價值。其平日為人慈祥溫和。恫瘝在抱。後復受磔於十字架。代人而死。其悲壯之愛。入人肺腑。將死之時。又祈禱上帝。勿降罰於其敵。其寬大有容。又最能感人之心也。此種浪漫之精神。在當時。可以彌補希臘文化之缺。而在吾國。則道與墨子孔孟宋明諸儒。論愛論仁之旨相同。且能擴而充之。使之見諸實事。

外人之洞鑒吾國情形者多謂吾國人感覺不靈。見他人之疾苦。往往漠然視之。無動於中。自營者多。故關懷於社會之公益者。渺不可得。其甚者則沈潛不露。日以心關。陰鷲險狠。無復生意。凡此狀況。欲圖補救。非以強烈而悲壯之愛。不可。而此卽基督教唯一之貢獻也。」

物質科學與計算功利。梁君書中雖痛加攻擊。先生亦有下列之解答。

「梁君所謂科學。其應用方面。因未加以適當之制馭。致發生流弊。此不能不承認者也。然此於科學方法及精神之本體。無傷。將才科學。必日益發達。可以斷定。特必鑒於既往。加以適當之制馭耳。西方文化之特色。如計算精確。注意小節等。正吾國崇尚渾融之所短。而應取以彌補其失者也。」

至中國文化源遠流長。斷不能一筆抹殺。先生嘗曰。

「自歐美之風東漸。吾國學子率喜趨向實利。偶談及機械或物質上之發明。則相與驚嘖。而以舊有文化爲不屑研究。或無補於救亡。西人之來吾國。遊歷或傳教者。其所論列。亦往往僅及皮相。其以傳教爲業者。又多挾有成見。以爲吾國國民不信唯一真宰。行將沉淪。乃本其悲天憫人之念。冀拔之於苦海之中。其待我也。直類非洲土番而國人之蔑視。固有文化者。無意中亦以此自待。不知吾國非無不朽之文化。惟惑於皮相。固於成見。遂不克究其真精神耳。」
杜威論中國思想
想存學衡五期

先生在南雍講學時。於講授希臘文明及大陸哲學之餘。嘗譯杜威思想術以貽學子。又數講述杜威名著「民治與

教育」論著之介紹杜威哲學思想者尤夥。登新教育雜誌中杜威來華講學先生日夕翻譯暇輒與之上下論議於杜威創造智慧之說頗多稱道然其急遽迫促之弊謂亦宜以中國從容安閒與自然力求融和之精神補救之杜威歸而著論題曰中國人如何思想。登亞細亞雜誌於中國文化稱頌不置先生譯述之而加以論斷謂杜威之表彰中國文化精神蓋冀有以救歐美精神之弊而補其偏不啻將其平素主張之哲學加一度之修正也。

「杜威曰中國人之保守其因任自然而尊敬之或就反面言之其蔑視人爲急迫方法中國國民其心漸漬於自然亦猶其身之適宜於農作其所以保守者以其自古以來卽保守自然富源勤加愛護如保赤子曾不稍輟彼西方民族則不然其利用地力至於竭盡而後已而中國人則保留之此二者之不同其影響於中西民族心理者甚深中國人善於靜待卽靜待自然之勢之成熟也誠以自然之勢看似迂緩而不可催促以自然不可催促故也凡人行事不可以急迫出之急迫爲之徒致煩惱而於自然之中必無所成或障礙自然趨勢其結果則必無自然之收穫也。

以上杜威所述雖其尋常然杜威主實驗者也而又主活動創造者也其稱道中國文化之精神如是蓋亦感Ballour H. G. Wells, Russell, Bury 諸人之所同感致憾於西方近今文化誠有所激而云然也杜威主創造之理智以思想爲應付困難之工具其性質爲預料而非回顧其所論著常反復斯旨其所最忌者卽以理智爲僅具旁觀之功用猶寒暑表之僅記溫度之高下而不參與客觀之事極或以爲世運能自進自退如彼主天演及客觀

理想者之所云。在杜威觀之。世事之進退。全憑人之精警覺察。主持人事。猶泛舟大海之中。偶一不慎。卽遭覆沒。宇宙間除人之獨運理智外。無其他擔保進化之原則也。此種思想。雖原於科學之重試驗。要亦表示近今歐美民族之精神。而尤以美國之精神爲最要。其急遽迫促。如弓之張。而乏從容安閒之態。偏重創造。不知享受。貪多而不知足。日進而不知止。其結果則精神厭倦。心思煩亂。歐戰之後。此種病象益爲顯著。杜威之表彰中國文化精神。蓋翼有以救其弊而補其偏。然其於此。不曾將其平素主張之哲學。加一度之修正也。

然先生之結論。則謂「國人對於人生之態度。其信世間有自然之勢。非人力所能轉移。然其流弊。則因循泄沓。或僥倖而受之不虞。改革故余以爲彼西人或須取吾之所長以補其短。而吾則須取彼之所長以補吾之短。特於此必鑒於彼。以往之失而不蹈其覆轍耳。」其評梁君書亦謂「梁君東西文化各走各路之說。則不可持。吾以爲謂西方化與中國化。調和可謂中國化。與西方化調和。亦無不可。」先生在美國求學時。嘗爲文論中國文化之精神。又著書論老子哲學。歸國後。嘗在金陵大學講述中國哲學史及倫理學史。時舉先哲精義。以告學子。學衡雜誌之出版也。先生首爲文論學者之精神。謂學者應具自信之精神。學者應注重自得。學者應具知識的貞操。學者應具求真之精神。學者必持審慎之態度。皆中西先哲之粹言。而於狹隘之科學家。則非之不遺餘力。

「狹隘專家。其致力於精深之研究。非於學術毫無貢獻。第如以此爲目的。而於所研究者。不問價值之高下。視爲等同一齊。其彙集事實。一如收藏家之徵集古董。其所得雖多。吾恐於人生無大裨益也。豈惟於人生無大裨益。卽

其所彙集之事實。在學術上。恐亦無大價值。其所徵引。縱極詳博。然失之繁瑣。令人生厭。所謂德國式之學者。其流弊即在是也。

愚意專門研究。雖甚緊要。然社會生活方面之事。同時亦不妨注意及之。蓋如是而後。其所研究者之社會的意義。始能明了。因世無離人生而孤立之學問。而學問又非供人賞玩之奢侈品也。

或謂人類進化。趨重分業。學者治學。亦其職業所在。何必強其預聞社會之事耶。吾謂此狹隘職業主義之爲害也。愚意人生於社會。除專門職業外。尙有人之職業。爲父。爲母。爲友。爲市民。爲國民。爲人類之一分子。皆不可列入狹隘職業之內。故吾以爲與其稱爲職業主義。毋寧謂之曰。作人主義。蓋人而爲人。必有適當之職業也。社會中專門學者。固甚重要。然亦有學者。非人。其無人情。唯分析的理智。之是從。徒具人之形耳。故吾以爲真正學者。一面潛心。渺慮。致力於專門之研究。而一面又宜了解其所研究之社會的意義。其心不囿於一曲。而能感覺人生之價值及意義。或具有社會之精神及意識。如是而後。始爲真正之學者也。」

蓋先生於西方文化。惟取其對於人生有永久之貢獻。而又足以補吾之缺者。與時人主以淺薄之西化。代替中國文化者。迥異。而吾國文化。雖有可以補西化之弊。然人道人情之思想。亦西土所本有。不得謂昌明華化。即足代替西化也。道並行而不相悖。東西文化之創造。皆根於人類最深之意。欲皆於人類有偉大之貢獻。斷無提倡一種文化。必先摧毀一種文化之理。以基督教之遺源情。意。想。像。尙可爲側重智慧之西方文化緊要原素之一。而補西化之缺陷。則

世界偉大之文化。斷無不可調和而相互補救其偏者。此又先生講授東西文化之要義。不憚屢舉以爲學子道者。今先生之逝。方九年。世變日亟。民族精神益趨消沉。語以東西文化之根本。先哲立身立國之大道。莫不掩耳疾走。一二投機之徒。又以宣傳淺薄流行之西化爲欺世盜名之專業。以科學與德謨克拉西相號召。而所謂德謨克拉西。不知上溯雅典市民自由貢獻之客觀精神。惟知內則憑藉學閥勢力。提倡白話文字。禁止學子誦習文言。外則宣傳國際共管。以庚款血稅自肥。不悟「自由貢獻之精神。一日缺乏。則共和一日不能實現」。「有自由貢獻之共和精神。則共和制度有所附麗」。而憑藉不正當之勢力。以排斥文言。有類暴民專制。以及國際共管之皆與德謨克拉西根本背戾也。所謂科學。不知上溯希臘學者格物致知不計功利之精神。惟知標榜十九世紀以降之實用科學。嘗聞某君著論投登美國某雜誌。稱頌西洋文明。謂西人有不可見之僕役三十有六。如電燈電話電報煤氣自來水自働車以及抽水便桶之類。爲中人所望塵莫及。云云。而某公提倡科學教育方案。亦有停辦理科擴充工科之特議。不悟理科爲工科之母。數理爲一切實用科學之根本。停辦理科無異絕滅科學。科學家之精神。惟在窮理致知。不計功利。近世科學鼻祖如格利遠牛頓等。尙從事純粹研究科學之應用。蓋純理科學或有之果。而非從事純粹科學研究者之所計。及某君所舉三十六種不可見之僕役。不獨亞里士多德裘克立特等所不及。知亦非格利遠牛頓等所及。見然在享受此種僕役利益者。固惟知遠則頌德亞里士多德裘克立特等。近則頌德格利遠牛頓等。謂非諸哲之力不及此。且惟謂有此利窮理致知不計功利之學者爲可貴。不以其享受此利應用科學之便利而自有德色致蹈卑陋無識。

之。讓。而。遭。通。人。之。訕。笑。也。夫。不。探。求。中。西。文。化。之。根。本。而。又。不。勝。其。欺。世。盜。名。及。朋。分。庚。款。之。私。心。放。言。高。論。窮。極。人。世。之。卑。陋。而。不。知。恥。流。毒。所。至。殆。與。明。清。之。八。股。異。曲。同。工。雖。然。八。股。猶。誦。述。先。聖。之。法。言。八。股。通。行。之。日。亦。未。聞。渴。絕。真。正。文。化。之。探。討。也。今。洋。八。股。之。為。害。猶。有。甚。於。八。股。者。焉。某。君。在。北。平。某。校。講。演。大。唱。「善。為。更。善。之。仇。敵」(The good is the enemy of the better.)之。謬。論。謂。救。中。國。必。輸。入。西。化。而。非。毀。滅。中。國。固。有。美。善。之。文。化。不。能。輸。入。更。善。之。西。方。文。化。以。華。化。為。西。化。之。仇。敵。猶。善。為。更。善。之。仇。敵。也。而。其。所。謂。西。化。者。不。外。變。相。暴。民。專。制。及。國。際。共。管。之。偽。德。謨。克。拉。西。與。抽。水。便。桶。等。三。十。六。種。不。可。見。之。僕。役。僅。足。滿。足。個。人。卑。下。之。私。欲。與。救。國。之。大。業。蓋。如。風。馬。牛。之。不。相。及。其。於。雅。典。市。民。自。由。貢。獻。之。共。和。精。神。希。臘。學。者。窮。理。致。知。不。計。功。利。之。科。學。精。神。基。督。教。之。仁。博。之。愛。及。中。國。文。化。之。人。道。人。倫。之。精。髓。其。於。自。然。力。求。融。和。無。間。之。態。度。足。以。滿。足。人。類。最。高。意。欲。之。要。求。而。又。可。以。相。互。調。和。相。互。補。救。其。偏。者。蓋。未。夢。見。也。語。云。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吾。人。誦。述。先。生。遺。言。所。為。憤。激。感。慨。而。不。能。自。已。者。也。

平面測量學

每册實價一二元

鍾山書局出版

張樹森編著

本書由中央大學土木科測量學講師張樹森先生，積十餘年實地測量以及最近教學經驗，編著而成。全書計十五萬言，計分十二編：凡距離測量，羅盤儀測量，經緯測量，面積測量，水平測量，視距測量，平板儀測量，地形測量，儀器整理，真子午線緯度及曲線等之測定，與夫計算製圖等，均屬之，插圖二百餘幅，并附實習指導，以及計算各表。取材精審，條理清楚。測法理論，平易淺顯。對於各種測法利弊之比較，差錯之成因以及如何避免等等，闡發尤為詳盡。本書原稿，印成講義，曾在中央大學工學院，試用多年，再四更易，其適用於一般測量學者之教讀參考，實無疑義。

教育家之精神修養

張其昀

劉伯明先生紀念演講，二十年十二月三日在中央大學教育學院學生會講。

今天本校教育學院同學集會，承邀請鄙人演講，此所謂班門弄斧，本是不敢當的。現在冒昧出席，爲的鄙人近日來懷有特別的情緒，要向在諸君之前訴說一番。卽上月二十四日，是劉伯明先生的八週忌辰。劉先生前任南京高師的哲學教授，尤其于教育哲學最有心得。中央大學有一個頂老的教室，叫做伯明堂，就是紀念劉先生的，可是伯明堂裏四壁蕭然，空無所有，年代愈久，恐無人去注意了。今年暑假，本校哲學教授湯錫予先生應北京大學之聘，在他離京之前，曾邀集幾位劉先生的老學生，要替伯明堂略有表示。現在我們已製備了伯明堂的匾額及劉先生的玉照，不日要請學校當局正式懸掛上去，以資後人的紀念。劉先生以哲學教授兼爲訓育主任，及副校長等職，其辦學方針，最重人格修養，當時每逢開學散學，新年元旦及其他特別典禮，常有師生一堂的盛會；那時劉先生必親自出席，對於學風問題，常侃侃而談，令人聽了非常感動。當時的大禮堂，現在的伯明堂便是了。大學教授的責任有二種，一是學術的傳授，一是人格的感化。鄙人與劉先生的關係，在學理上雖說不上入門弟子，但因曾受劉先生的教澤，聽了許多關於人格修養的話，現在回想當年的音容笑貌，實在是感慕無已。劉先生是一位能說能行的教育家，文格亦甚高，惜享年不永，遺著不多，其散見于各雜誌的論文，現由湯先生替他收集，預備

刊印出來。今天晚上鄙人的演說，題目是教育家之精神修養，內容並不是來介紹劉先生的學說，只可算是一種劉先生紀念演講。

中央大學的學風比起南高時代，差得遠了，現在大學學生既乏良帥又乏益友，其實談不到學風了。鄙人求學于南高，講學于中大，所謂休戚與共，不願諱疾忌醫，不能不作此種嚴厲的批評，希望諸君都用「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態度，來體察鄙人的議論。現在學生對於教員除了照常上課以外，可說是漠不相關，教員對於學生，除了專門知識以外，也顧不到什麼公共訓練，南高時代滿堂師生的盛會，振起學風的宏論，久已不可得聞。又自選課制實行以來，同學彼此之間，除了同鄉或同居之外，不復有幾年同窗朝夕與共的級友，現在所謂各系的同學會，開會時彼此竟可不相認識，除了辦理歡迎歡送等例行手續以外，更無精神上的結合。據鄙人所知道的，許多同學都感覺大學生活的枯燥寂寞，以致精神渙散，意氣消沉，恐怕祇有戀愛問題，略為調劑大學生活的單調。但因此剛到青年的人，便要傷于哀樂，其利害得失，亦不問可知。鄙人決非反對選科制度及男女同學，只是說教育上的積弊已經如此之深，而大家還是這樣敷衍下去。且不僅中大一校如此，全國學校滔滔皆是，比較起來中大還算是第一流的學府，我們的嚴格批評，是出於責備賢者之意。自從這次東北慘案發生以後，各地都有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但考其實際，所謂救國運動，也無非是虛張聲勢，平時本無充分的準備，何能有切實有效的工作，甚至于連最高學府的救國團體，竟免不了糾紛和破裂，事實具在，又何從為之諱言。總而言之，現代教育的

最大缺點，就是欠缺人格修養，爲了這個緣故，大家都感覺到無聊，在平時妄費精神于無益之事；一到真正需要用力的時候，便沒有健全的精神去應付事變。故救國不足，而自殺有餘，這是何等痛心的現象。諸君都是學教育的，將來都要擔任辦學事業，希望諸君要各自立志，來共謀補偏救弊，挽回狂瀾的方法。鄙人願乘這個機會，來敘述幾種精神修養的方法，諸君必要以身作則，才能夠影響到一般後生小子。現在分爲平時修養，假期修養和紀念日修養三層來敘述。

(一) 平時修養 現在一般學生爲何對於戀愛問題特殊有興趣呢？「人就無情，情有何貴」？老實說，無非爲着美之一字。其實天地間的美麗，固非全鍾于人身，而且天然美麗，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無庸爾詐我虞，此得彼失，也無庸費很大的犧牲和代價。當良辰美景之時，山明水秀之地，我們放懷於其中，自然會發生一種蕭然物外和孤芳自賞的心理。雖思念美人，人之恆情，但精神上既有所轉移或有所寄托，當然不至于以全副精神，陷溺于失戀深淵之中了。我們中國是世界上最分明的國度，春夏秋冬，寒來暑往，好像音樂的節奏，非常諧和的。每一時節都有特殊的風光，都可以舉行賞心樂事。像唐人杜牧之詩云：「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當江南的雨季，便有煙雨樓臺的風趣，正不必春秋佳日，方爲美景呢！鄙人以爲中央大學是全國環境最優美的大學，江浙諸大學、平津諸大學以及東北各大學，鄙人大都到過，各大學都遠愧不如，姑無論其他的名勝，便是我們朝暮相見的紫金山色，已是美不堪言。鍾山乃首都的雄鎮，四時代謝，及旦晚陰晴，山容輒

隨氣候而變化，幾乎每小時都有每小時的風光，又好像一座寒暑表，在我們大學裏到處都看得非常清楚，這實在是中央大學莫大的天惠。吾校以紫金山，玄武湖，劉伯明先生嘗有一句雋語，說我們要放懷于山澤之間。鄙人並非在此地來誇張中大如何得天獨厚。因為校景不一定要天造地設，也可以人為的。記得從前高柳老教授的詩有「霽雨雲山環講座」之句，又有「忍過梅庵話晚清」之句。像梅庵的校景就是人造的，是各校都可以有的。要是我們能夠注意月令，就在校園裏面觀察花卉草木及候蟲候鳥的週期現象，已經可以感到人生的無窮樂趣，和精神上的安慰。例如對於草木狀況，何時抽葉，何時開花，何時結果，何時凋落，去時候監察它，並積年累月而記載它，則天然美麗，盡屬吾人的眼福。竺可楨先生曾謂南京楊柳初綠，燕子初見，櫻桃初熟，布穀初鳴，歷年先後相差之時期，均不過兩週。此種觀察，何等富于生趣。若在中小學中，更是一種極妙的練習，因藉此可啓發兒童求知好奇的性情。每年二十四節，不妨都以校園為背景來舉行賞心樂事的集會，使大家常常有新的情感和新的希望，時時刻刻養成積極進取的心理，來矯正頹廢無聊的舉動，豈不是很有意義的精神修養嗎？

(二)假期修養 我們學校機關和各種公私機關所最不同之點，便是寒暑假的休息，國家並不是對我們特別優待，乃是固有莫大的期望的，就是使我們有一個較長時間的閒暇，來洗練我們的精神。我們主張小學師生至少要有本縣的長途旅行，中學師生至少要有本省的長途旅行，大學師生要有全國的長途旅行，公私交通機關應訂定優惠的待遇，並給予種種方便，以資鼓勵，這在教育上實在有極大意義，其重要

不在上課之下。因不但對於本國的自然現象和人文現象有實地觀察的機會，即對於精神修養，亦有極大價值。現在鄙人願把所親自閱歷的報告于諸君。我們中國人缺乏超邁的海國思想，這是中國民族性最大的缺點。海景的變化，出于我們想像以外。如所謂平原無際，麥浪如海，這是比喻海不揚波之海，即太平之海。如所謂白浪如山，或連峯如波濤，這是比喻不太平之海。但無論平原或山岳，只能表現海景的一面，都是平靜生活。但海上風波最易變化，或今日驚風駭浪，至明日即風波恬息。所以有航海經驗的人，自然會養成勇敢冒險的心理。記得今年暑假，我們到東北去考察，經由海路而往，在山東半島南岸航行中，風浪大作，團員皆臥牀不能起，終日未能進餐。團員某君，身體較弱，又一向未曾航海，深以海病爲苦，要求鄙人在山東龍口上陸，乘汽車到濟南，再乘火車北上，鄙人漫應之。可是第二天在山東半島北岸航行，是日清風徐來，海不揚波，海水的文漪與綺羅的文縠，同樣美觀；昨日要求上岸的某君，竟會說海水和後湖一樣平靜，此即所謂曾經滄海，無形中已經增加勇氣不少。古人說的：「仁者樂山，智者樂水」，鄙人更想增添一句，叫做「勇者樂海」。

(三)紀念日的修養 如上所述，鄙人的具體主張，第一，學校園的地位，要等于大禮堂，規模應力求宏大，設備應力求完善。第二，旅行隊的重要，並不亞于圖書館和實驗室，在全校的經費中，應規碼相當的比率，認真舉行。第三，紀念週在教育上的價值，或且過于正式上課。因爲紀念週和校園及旅行一樣，都是合全校師生冷于一爐，所謂及其訓練，其目的在養成優美的學風。教育家的精神修養，固不

能以此爲限，至少這些都是先決問題，而且這三種都和地理教材有密切關係，鄙人很願意加以贊助。孔子說的：「溫故以知新，可以爲師矣。」紀念日的用意，即以溫故爲方法，以知新爲目的，所以具有教育上的價值。中國的國恥紀念日，實在太多了，若一一舉行起來，事實上要發生困難，鄙人主張無數的國恥紀念都可在最相近的紀念週上合併舉行；紀念週決非僅是一種黨的儀式，是來紀念中華民國創業的艱難的。誓雪國恥，和發揚國光，本是紀念週的兩大宗旨，若聯合舉行，則意義更爲重大，內容更加豐富。例如今年九月十八日當然是最嚴重的國恥紀念日了，前一天九月十七日便是甲午年中日之戰，兩國海軍在黃海大戰的一天，若分別舉行，將不勝其煩。但九月十七日，在中國國運上也是極有關係的一天。因爲甲午之戰，中日間勝負的決定，當在海上，此極爲顯然，而九月十七日便是決勝的一天。戰事在午刻開始，地點在鴨綠江口外的黃海，至下午五點半，中國艦隊已退到旅順港，自認敗績，是謂鴨綠灣之戰。明年二月，又有威海衛之圍，中國殘餘艦隊遂降于日本。以日本佔高麗，故有日俄之戰，以俄國戰後衰弱，致啓德國席捲世界之心，其影響之大如此。有英人泰萊氏 (W. F. Tyler) 當時曾投軍中國，任旗艦司令之職。關於此役，泰萊氏的記載中，有許多寶貴的教訓。據他所記的，威海衛是中國海軍的大本營，戰事以前，曾在此討論艦隊的佈置及衝鋒逼擊等問題，當時有一位少年軍官，自述將如何如何動作，發言最多。可是一到九月十七日，黃海之戰，首先逃遁的，便是此君。從可見會場上慷慨激昂的人，並不一定就是盡忠報國的人。黃海之戰，中國艦隊的「船堅炮利」，至少與日本相等，船而水兵，舉

動活潑機敏，皆呈欣欣之色，就戰德而論，皆極優良。委任將官大體尚善，但簡任將官中，就有不少帶着官僚習氣，差得遠了。據泰萊說，黃海戰役中國敗績的主要原因有二，一爲子彈的缺乏，一爲陣勢的錯亂，而應該負責的人是張佩綸和劉步蟾，這二人實在是賣國賊。張佩綸是李鴻章的女婿，即兵工廠總辦。腐敗，中飽和援結私親，原是中國官僚政治的罪惡，李鴻章之染此諸症，視尋常官僚爲尤甚。然而李鴻章大家都承認他是一位熱烈的愛國家呢。泰萊氏說，這種地方便是『中國之謎』。當時海軍提督爲丁汝昌，丁氏從陸軍出身，未曾有航海經驗，實際上是一個傀儡提督，丁氏所倚以決戰，視爲左右手的，即總兵劉步蟾，而劉氏是一位極怯懦的懦夫，不俱臨危喪膽，而且用盡機智，犧牲他人以圖自全，是故中國方面之不利，是勢所必至的。丁提督開戰時會議，曾議決衆艦前後分段縱列，成爲直線，命鎮遠定遠二個戰鬥艦，站在前線，掩護其他的弱艦。可是到了臨陣時候，劉總兵亂發信號，命諸艦相並，成橫線的排列，主力艦居中，弱艦在兩翼。因爲如此，則敵人的注意，必首起及于弱者，敵方的炮火不至于自始即集中于司令艦，而劉總兵就可以苟全性命了。且當時信旗所示的相並橫列，亦未能完全做到，蓋兩翼弱艦，都各自感覺危險，逗留于後，于是我方艦隊，成爲凌亂的半月形，敵人始終秩序井然，如在操演中。到下午五點半，日方忽休戰，離開陣地，解圍而去。據泰萊說，敵艦必已受損，鴨綠江口外附近無船塢，其重傷之艦，當擱淺于高麗海岸。這時中國方面所餘的唯一機會，就是令我方二個堅固的

鐵甲戰鬥艦，尾隨其後，窮追而襲擊之，因為我方的子彈尙足一小時之用。可惜劉總兵是怎樣的怯懦，竟甘認敗績，率領殘餘的艦隊，駛回旅順港去了。劉總兵是英國留學生，曾在英國學習海軍，何以在戰場中卑鄙齷齪，恐懼到如此地步？最大的原因，在於沒有精神修養。日本明治維新的幾位名將，都是崇拜中國古代的聖賢豪傑，故能齊養其浩然之氣。像日本海軍元帥東鄉平八郎，有一顆私印，刻着「一生低首拜陽明」七個字，可見其醉心于陽明之學。我們在東北旅行的時候，經過許多中日之戰和日俄之戰的戰場，多有日本陸軍大將乃木希典的題詩，如旅順爾靈山詩云：「爾靈山險豈難攀，男子功名期克難。鐵血覆山山形改，萬人齊仰爾靈山。」又如金州詩云：「山川草木轉荒涼，十里風腥新戰場，征馬不前人不語，金州城外立斜陽。」這是何等的閒暇！這般名將，胸中都有高尚的理想，優美的心靈，雖在天昏地黑之時，依然是「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所以能夠所向無敵，建立大功。所謂禮失而求諸野，這便是中國古代聖賢豪傑一點真精神。昔文天祥被執北上，路過南京，在幽囚之中，尙從容賦詩，有「一片清溪月，偏於客有情」之句。當十分國難時期，仍有詩情畫意，以自寬慰，足見其求仁得仁，死生早置于度外了。所以人生的真義，平時不可不緊張，而有事反要寬慰。紀念節的典禮，就是時常給我們以緊張的機會。彼一味的詩情畫意，而沒有深謀遠慮，固然是玩物喪志的人。反過來說，只知道奔走呼號，而沒有淡泊寧靜的修養，那亦必至于虛張聲勢，臨陣畏却。此所謂文武之道，一張一弛。也便是范文正公所謂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劉伯明先生逝世紀念日

轉載民國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國立中央大學日刊。

張其昀

吾校有一最大之教室，曰伯明室。伯明堂者，所以紀念劉伯明先生。先生之棄世，已忽忽五年，愴懷良師，墓木已拱。雖目想令儀，而雅音永寂。劉先生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注意潛修，精思力踐。清季先生旅居東京，嘗入同盟會，與聞革命之役，英佔片馬，留學生組織國民公會，先生起草英文宣言，極慷慨激昂之致。清社既屋，民黨多居高位，先生獨赴美求學，有勸以入政府任外交者，先生笑謝之。（按先生辭不就，繼之者即爲王廷氏）既自美歸，一意教育。民國四年，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成立，先生担任哲學講座，至八年又任訓育主任及文史地部主任，十年高師改爲大學，任校長辦公處副主任。數年之間，校長郭秉文先生奔走不遑，而劉先生爲全校重心所寄。上溯江源，下窮嶺海，四方學子，聞風來集，皆信服劉先生之精神，而相與優游浸漬於其間，「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民國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先生以勞瘁逝世，學校遽失重心。十二月十二日，口字房大火，文物精華，付之一炬，而全校師生，皆以劉先生之損失較諸口字房之損失爲尤鉅，故尤爲痛惜。先生病革時，喃喃獨自語曰：某科某系，曰：南京之貧民太多，奈何！劉師母視其疾，先生詰之曰：汝某系之學生乎？噫，如先生者，可謂以身殉教育者矣。既率，葬於雨花台。胡適輓以聯曰：「鞠躬盡瘁而死，肝膽照人如生。」

自南京高師成立以來，北大南高隱然爲中國高等教育之二大重鎮。時人有北大重革新，南高重保守之語，其說蓋起於胡適之，劉先生嘗聞此言，根本上加以否定。先生謂真正之學者，當有自由之心。「吾人生於科學昌明之世，苟冀爲學者，必於科學有適當之訓練而後可。所謂科學精神：其最要者曰唯真是求，凡搜集證據，攷核事實皆是也。唯真是求，故其心最自由，不主故常。蓋所謂自由之心，實古今新理發現之條件也。」按適之先生革新保守之說。殆專指文言白話一事而言，自適之先生提倡白話文學以來，獨南高學者未曾羣起響應，其所以未曾響應者，抑非無故。吾人當舉秉志教授之言論以爲總答復，其言曰：「中國文字，最適宜於科學，以其既簡且明，而又富於伸縮之性也。然此可爲通人道，難爲俗人言也。」（見科學雜誌第十一卷第一期秉志論中文之雙名制一文。）夫學術大公，本無畛域之分，惟社會或有此種成見，吾人不得不稍加糾正。

南京高師行免費制，學生名額甚少，入學諸生，均須經嚴格之競爭試驗，故程度頗爲整齊。民國十一年春，劉先生嘗著一文，載於大學日刊，題曰吾所希望於大學及高師同學者。略謂吾校同學，率皆勤樸，無浮華輕薄習氣，而其最顯著之優點，在專心致力於學。學校學生，其意僅在於一紙文憑者，在校選課，往往限於規定之學分，其成績上之希望，又僅以及格爲已足。吾校學生就予（劉先生自稱）所接觸者而論，似與此不同。其選課也，必欲超過所規定之學分，其目的不僅在讀畢學分，而欲力求深造，

其堅苦卓絕，日進不已，良可欣慰。顧先生又指摘諸同學之缺點，而加以訓誨，其意至爲懇摯。蓋吾校尙在幼稚時代，高師僅有五六年之歷史，而當時大學之開學典禮，尙未舉行。加以專門之研究，幾成風尙，校中精神散漫，亦固其所。吾校與他校學生競技時，吾校學生之參與其事者，往往限於體育科之學生，而他科同學不與焉。不但體育爲然，凡事涉及一部科者，他部科往往置若罔聞。此固專門研究之興趣使然。然世界知識，其相互之關係，吾人亦應稍加之意。俾治各種專門之學者，互相了解，於分工之中有一致之意，所謂同心相應（Like mindedness），此卽真正德謨克拉西之社會也。尙有一事，卽社會的訓練，亦甚重要。吾國古來倫理，頗重雍容揖讓之風，此誠吾國國粹之一種。然因是不重精確效率等事，亦其流弊。人與人之間，既重渾然，則人我之界，因以不分，此應以科學的訓練補救者也。試舉數例，開會時不遵議場規則，任意出入，或不準時到會。同學有事，須與職教員接洽，而職教員適有人與之談話，往往隨意闖入，不知先行叩門，凡此種種，俱爲缺乏訓練所致。或謂此皆小節，無關大體。子夏不云乎：「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不知德無大小，吾國人之疎闊放肆，或卽中此語之毒也。

通常之論人格者，僅及精神方面，先生則謂人格之涵義，應較品性爲廣。所謂人格者，其中所涵要素，除自信，判斷能力，溫良，莊重等外，尙有涉及形骸方面者，亦甚關重要。吾國學生，其於術學稍有根底者，率皆染名士派之習氣。不修邊幅，甚或以疏懶自詡。不知惟正其衣冠者，始能見重於人，而能予人以良好之印象。除服裝外，健康亦甚緊要。外人之參觀吾校，謂吾校學生有老夫子氣，其批評非

毫無根據。嗣後諸同學，宜於運動游息等事，特別注意，而勿以身體不強爲榮譽。某君謂偶與身體魁偉之西人並立，頗覺慚慙，其語甚是。凡此皆關於人格之表現，而亟應提倡者也。

南高時代，常有全體師生集會，以爲精神上之陶冶，其地點卽在今之伯明堂，劉先生每次演說，必縱論學風，先生長於詞令，清辯如流，亦常著之於文章，（見學衡第十六期論學風一文）謂吾國古來學風，最重節操，大師宿儒，其立身行己，靡不措意於斯，雖經貧窶，守志彌堅。近世士習日偷，益以歐美物質文明自外輸入，舊有質樸之風，漸已消滅。其留學歸來者，又率皆染其侈靡之習。昔之所重者曰清苦自立，今則重興趣與安樂矣。前之自尊其人格者，深自韜晦，恥於奔競，今則不以奔競爲恥，其愈工於此者，往往愈爲社會所推重。於是政客式之教育，出現於世。其所重者曰辦事之效率，曰可見之事實。功。凡涉及精神修養，高潔操行者，皆其所弗能欣賞，或且斥之爲無用。不知其害之中於學子之意識者，至深且巨；蓋其估定價值，品第高下，卽將據以爲準。易言之，其人生觀卽於是養成也。今之學生，好高騖遠，尊重名流，以爲校長非名流不可爲，主任非名流不可爲，未始非上述人生觀有以致之。夫學校既爲研究學術培養人格之所，一切權威，應基於學問道德。事功雖爲人格之表現，然亦應辨其動機之是否高潔，以定其價值之高下。若通俗所重之名利尊榮，則應摺之於學者思想之外。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此從事教育者所應持之態度，而亦應提倡之學風也。

先生又曰：二十世紀商業最盛，其影響所及，至廣且鉅，曷不幸者，卽今之學校，亦且受其支配。

如計算學分即其一例。其他管理上之重階級，教員之按時計薪，展覽成績以相矜夸，登載廣告冀增聲譽，凡此皆商業原理，應用於教育之明證也。然此猶可視為不得已之辦法，至其視學校為出賣知識之交易所，則最足令人痛心。試觀今之學校，其能免此弊者，究有幾何。最近種種私立學校，其發生之速，有如地氈，然一察其內容，則鮮不以營業為目的。學生愈多，則營業愈發達。苟納學費，靡不收受，入校以後，僅授智識，其性行如何，不暇過問。嗚呼，此豈學校之本旨哉。美國社會學家華爾德有言，社會事業，其不基於商業上供求原理者，祇教育一種而已。而美國學者菲伯倫，數年前，著美國高等教育一書，於商業原理施諸教育之為害，又慨乎言之。不意吾國學校適犯此病。愚意學校精神，在乎教師學生間個人之接觸。無論修學游息，應隨時加以指導，於以改造其思想，陶冶其品性，不懂以授與智能為盡教者之職責。準是以觀，則設備建築，僅必須之附屬品也，即推廣事業，亦僅此精神之表現也。不此之務，而以旁鶩橫馳為得意，吾恐範圍愈擴大，其距爆烈之時期亦愈近也。反是而致意於個人之感化，精力之涵養，則源清流潔，本盛末榮，君子之道闡然而日章，小人之道之然而日亡，此之謂也。

劉先生討論教育上之問題，最富於批評的精神。其論狹隘職業主義之害，謂其計功求效，相率為機械生活之風。他日與人往來，亦必較量錙銖，毫無人性人情，徒具人之形耳。故先生以為與其稱為職業主義，毋寧謂之作人主義，蓋人而為人，必有適當之職業也。又論學分制之流弊，謂大學昔之用年級制者，今則紛紛採用選課制，學分制。前者偏於訓練，後者偏於自由。受年級制之限制者，有時對於所學

，索然無興趣，其個性不易發展。而在選課制學分制之下者，則能選性之所近者以修習之。但避難趨易，人情之常，蓋以所選範圍，漫無限制。則任性之弊，隨在可見。其所謂性之所近，或卽一時之好惡，而非真正的自由。故偏重自由，其害或較偏重訓練爲尤甚。先生之意，以爲苟欲致負責的自由，不惟年級之觀念應行打破，卽計算學分之機械方法，最好亦能廢除。此皆圖行政上之便利，不可據以估計學業上之深淺也。先生之主張，大學課程，前二年可使學普通科目，第二年終，各生須認定一門以專治之。惟其有無專治一科之資格，須經各學系之審定。其經審定及格者，則使之自由研究，不使受學分制之制裁，其上課與否，悉聽其便。迨二年終了，苟欲得學位，則仿德國大學制，予以極嚴之攷試，或用其他方法，審核其學業上之成績。如兩年確有心得，則逕授予學位可也。如是，則一方與以自由，不使受機械之束縛，而一方又使之負責研究。其法如善用之，當較現行之制爲妥善也。

最近學校對於選課制，漸思加以修正，而欲參用年級制以救其偏。如政治學系之必修學程及選修學程，均按年級編定，並已公佈，劉先生於教育哲學一門，有深入之研究，使先生尙在，以其十餘年教授與辦學之經驗，必能時時貢獻意見，予教育家以反省之資料，其影響之大，可以斷言。顧先生有言曰：「吾儕對於宇宙之態度，須信其永無消滅，繼續存在，有此理想，方可支持吾儕貢獻於社會之勇氣，而求人類之進化。」先生卒時，年方三十有九，盛年凋落，齋志而歿。惟先生學者之精神，當永遠不能磨滅，浩然之氣，沾溉後生，此吾人際此忌日，所爲徘徊堂前，哀思無窮者也。

劉伯明先生事略

郭秉文敬述

君諱經庶。字伯明。近年以字行。世爲山東某縣人。某世祖始移居江甯。考沛然。公有厚德。生子三。君其長也。君幼聰邁。讀書異常兒。比成童。學于匯文書院。遂精通中西文。卓然爲高才生。卒業。得文學士學位。東游日本。充中國留學生。青年會幹事。清宣統三年。游學美洲合衆國。入西北大學研究院。攻哲學及教育。中華民國二年。著華人心性論。得碩士學位。越二年。著老子哲學。得博士學位。時君年財二十有九也。會匯文已改稱金陵大學。校長包文素契君。延君爲國文部主任。教授哲學及哲學史、文學、教育學等。聲光曄然。儕偶簞敬。同時。江君謙長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延君兼教倫理、哲學、言語學諸課。與秉文致相得。民國八年。君遂辭金陵大學教席。專任高師訓育主任及文史地部主任。秉文繼江君職。規恢校事。奔走不遑。校之內部。一倚畀君。十年。改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爲東南大學。言于部。設校長辦公處。以君副秉文。擘畫措注。君力益勤。秉文之異國。則君攝秉文職。歸則視君所負之責。一如秉文之所欲出也。君於校務。自辦公處外。兼任文理科主任、行政委員會主任、介紹部主任、哲學教授。庶務填委。而講學不懈。東南大帥奉爲魁宿。而孰意君竟一病不起耶。

君貌清癯。長不逾中人。而意態偉岸。吐詞有節。績學腦弱。胃力亦遜。顧善攝生。精選飲食。徐嚼緩茹。食後恆摩腹以助消化。或濟以西藥。眠起以時。無世俗嗜好。喜音樂。善談論。稠人廣坐。高言大睨。意豁如也。論者謂君宜有壽。然近年以

積勞強自支風。臙府內彫。胃病時作。或思失眠。常欲放懷山澤間。爲事所羈。不獲少休。塵俗牽率。久輒劣然不自勝。今年夏代重文任校務。兼授暑期學校課。酷暑如蒸。昕夕繁劇。秋初赴湖南講學。舟車中每備備慮有病。歸又以事拂鬱。意氣頹喪。欲謝去學校一切職務。婢壹授課。秉文慰勉之。君恆悒悒不自得。十月廿七晨。患頭痛。尋少已。薄暮猶赴同人茶會。越日。又赴友人河房之宴。談笑甚歡。夜歸而疾大作。西醫診斷爲腸熱證。壯熱至三七日不解。移居五台山醫院療治。比卒前一日。醫始定爲腦膜炎。相視束手。坐待其逝。嗚呼傷已。

君秉考沛然公之教。熟復經籍。旅日時。與章太炎先生遊。治說文及諸子。故於國學致有根柢。其試博士論文。爲美國勞威爾教授所激賞。詫爲哲學界之傑作。歸國後益殫心於老子之學。常反復闡明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之誼。闡然自修。期力踐之。其於異域文字。以英文功力最深。嗣治法德二國文字。率以暑假數月。通其大誼。閱哲理書。洞然無聞。又嘗就芝加哥大學暑假學校習希臘文及梵文。同學者咸服其敏銳。其於哲學家言。無所不覽。尤嗜柏拉圖及斯賓洛薩之學說。力持人文主義。以救今之倡實用主義者之弊。嘗曰。學者之精神。應注重自得。吾國古代哲人論求學之語。愚以爲最重要者。則謂吾人求學不可急迫。而優游浸漬於其間。其謂資深逢源。殆卽此意。自得者爲己。超然於名利之外。不自得者爲人。而以學問爲炫耀流俗之具。其汲汲然惟恐不售。直販夫而已。前者王道之學者。而後者霸道之學者也。故其於近代繁劇急促。終身役役。計功求效。相率爲機械生活之風。詆之不遺餘力。謂希臘國民最能享受人生之美。而吾國聖哲之主張中和。亦人類至善之鵠焉。其於宗教。亦參以哲學思想。不爲庸俗之迷信。嘗

曰人之精神。須寄託於理想之域。而後可以超脫萬惡世界。人類不能爲現實世界之奴隸。不當受制於自然。現實世界中有不完全之處。人類終須超過之。止於理想世界。又曰吾儕對於宇宙之態度。須信其永無消滅。繼續存在。有此理想。方可支持吾儕貢獻於社會之勇氣。而求人類之進化。故君雖隸基督教。初不爲派別及禮文所拘束。超然於埃壚之外。君所譯著。有思維術一卷。所講授。有西洋古代中世哲學史大綱一卷。近代西洋哲學史大綱一卷。皆書肆所印行。其文章散見於新教育、少年中國諸雜誌者甚夥。尤以學衡雜誌中諸文。爲其生平刻意之作。其論學風及論學者之精神。鍼砭時弊。獨至。

君少而熱心國事。旅日時。嘗入同盟會。與聞革命之謀。英佔片馬。留學生組織國民公會。君草英文宣言。極慷慨激昂之致。清社既屋。民黨多居高位。君猶赴美求學。有勸以入政府。任外交者。君笑謝之。既自美歸。壹志教育。嫉世之勢豪。如士苴。然其勉學者。則期其於闡修力學之時。兼究心於國家及社會事業。不可徒爲一種專門學問。而視國家社會。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比歲政局紊亂。君惘然憂之。謂國人所乏者。共和國民之精神。共和國民之精神。曰自由。曰負責。真正之自由與負責。同物而異名。惟負責而後有真正之自由。亦惟自由而後可爲真正之負責。紀元前五世紀。雅典市民約五萬人。而參與國家事業者有二萬人之多。其餘或勞心。或勞力。或慨慷輸金。或發抒技藝。凡個人所具之心思才力。靡不貢獻於國家。而其貢獻又出於自動。當時雅典文化燦然美備。未始非此自由貢獻之所致也。故君於發展南京市政府之計議。恆思以雅典爲法。由自由負責之市民。進而爲自由負責之國民。視浮湛閭里。噤若寒蟬。或

跳跟叫罵。攘權漁利者。皆深非之。尤惡近今之黨爭。謂學校不可入政治漩渦。名流學者。有持學說爲一黨立幟者。君輒鄙夷其人。世徒目君爲學者。非真知君者也。

君外和而內嚴。意有不可。力持不爲羣說所動。其在學校。諄諄教學者。以植身行己。樹立節操。不可同流合污。學者化其人格。多心悅誠服。居金陵大學講席時。學者謂全校教職員中有三君子。君其首也。有美國學生都愛華者。從君治中國哲學。自謂在中美兩國所遇良師至多。惟君爲冠。君少寒素。遇貧苦力學之士。扶植尤力。於東南大學創貸金助學法。首以君考沛然公之遺金爲之倡。病革時。喃喃獨自語曰。某科某系。曰南京之貧人太多。奈何。君夫人視其疾。君詰之曰。汝某系之學生乎。噫。如君者。可謂以身殉教育者矣。

君之游學也。貸金於友。以自費往。及入西北大學。連得獎學金三年。獎學金歲額美金四百元。視官費生及他自費生所齋不及半。君刻苦自勵。終歲閉戶修學。凡留學生一切集會結社。酬酢交際。皆無所與。獨慕美國東部各大學之完美。欲一往學。卒以費絀不果。居常引爲憾事。歸國以來。生計漸裕。輒舉其餘爲弟妹學費。又嘗捐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哲學教員之俸金。爲金陵大學購中國圖書之費。故君卒。僅存自建半邊街住宅一所。保險儲蓄金若干。他無餘資。君母金太夫人。在堂。弟經廣。業商。經邦。學於湘雅醫學專門學校。妹儒珍。學於美洲西北大學。席珍。學於上海聖瑪麗亞學校。皆未卒業。子二光。熹。光華。均幼。女子一。財數月。君夫人陳芬。賢女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士。伉儷至篤。君臨終。指二子謂其夫人曰。此君所出也。已遂替亂於家事。一無所屬。嗚呼。白髮高堂。青年孀婦。撫煢煢三孤雛。極人生之至慘。此秉文握筆述君行事時。所不禁淚涔涔下者也。